



本期目次

從救濟青年說到救濟青年(社論)

論著

戰後新江蘇的建設問題

戰後江蘇農業復興計劃(下)

特載 淪陷江蘇角落的教育與青年
救濟青年的機構程序及困難
救濟青年與中等教育改制

從 江蘇同鄉在後方活躍着

陷 蘇北五年(一)
雙梅將王八妹

到 後方
秘聞
連載 傀儡內幕(三)

雅暉文獻館緣起(復蘇資料室)

復蘇 萬般皆上品唯有讀書低
茶座 即使喫到些氣息也好

復蘇 關於等待主義答復的懷疑和抗議(上)
信箱 請你給我決定一個丈夫!
地政研究所畢業資格及學位

連載小說：今水游

孫	楊	蔣	金	余	吳	李	薛	穆	不	錢	白	丙	劉	麗	林	宛
維	蔭	滌	宗	井	敬	揚	明	門	青	基	木	一	敬	健	德	在
	濟	書	華	塘	恆	平				博			等	培		



布 綢



貨 百

裝 服

券 禮

華

華

公

司

慶 重

分店 民權路 支店 民族路

社論

從救濟青年說到領導青年

孫 棹

戰時青年問題是一個極值得討論的問題，它雖不是江蘇專有的問題，卻是每一個在淪區或後方的江蘇人都關心的問題。本社四月份的復蘇月會，原定把這問題作為座談主題，恰巧錢楚信先生等主持的蘇事座談會，也準備座談江蘇青年救濟問題，預定的題目，和開會的時期，都差不多相同，再加上復蘇月會準備邀請的主講人，又都是蘇事座談會的參加者，自然較後舉行的月會的座談結論，一定不會超過較前舉行的蘇事座談會的結論範圍。換一句話也可以說：蘇事座談會的座談結論，一定就是復蘇月會所希望獲得的結論。本刊和復蘇月會都以服務為宗旨，既然前輩已經出來領導，比由月會來檢閱這問題，自然更好得多。因此便決定四月份的復蘇月會停開一次，並把蘇事座談會的紀錄刊入本刊特載，以供蘇事關心這問題的人士之研究。

蘇事座談會座談問題的結果，雖然沒得到最後的結論，但我們從余井塘金環蔣兩先生的報告，知道中央對救濟戰時青年，這幾年來確已盡了能盡的最大力量，不僅在戰時日見龐大的救濟款項，不單在戰前，不單在戰時，抽出幾萬萬的巨款來，使這些青年有飯可吃；而且還在逐漸努力排除後方學校容量不敷，青年們都不願進師範和職業學校，以致普通中學滿坑滿谷的許多困難，使這些青年都能更容易地有書可讀。同時關於陷區的學校和青年，怎樣在中央和敵寇勢力交鋒的角落或夾縫裏艱苦地掙扎？這些青年

怎樣十分熱情地希望到後方來？能來的在沿途又冒着怎樣的危險？經歷着怎樣的困難？到了後方，又怎樣的要滿足吃飯和讀書的希望，還須經過一個苦難的歷程？也在報章中看到一個清楚的輪廓。從這兩方面的形勢，我們深深地感覺到矛盾：在中央方面說，現在的政府，不能不說是中國幾千年來最重視教育，最愛愛青年的政府，打了七年多艱苦的大仗，想盡方法支持着萬分必需的數額大得使一般人都要駭得一跳的軍費，不但每年用了幾萬萬的巨款，救濟着這麼一大批青年；還化着另外一筆龐大的經費，支持，甚至還擴充着現有的學校；這在中國歷史上固然從來不曾有過，即在歐美的戰時國家似乎也可說很少前例。但從青年方面說，他們在陷區，不惜任何犧牲，始終傾向着中央。能出來的，說不出地為僑居所欣羨；不能出來的，一方在強忍，一面在呻吟着：「能嗅到些祖國的氣息也好！」（請參閱本期復蘇茶座）即使嗅到些氣息也好！在到後方來的途中，他們化完了川資，丟掉了行李，冒着生命的危險，忍受着河神糾纏以及一切惡毒的侮辱，淋飢挨餓，席天幕地，不幸因病痛或意外而溺斃中途，只能含冤吞聲，瞪眼望着幸運的同伴，繼續上路；幸而到達了後方，自然熬不住更嗜着歡樂的滋味，慶幸着自己竟能呼吸到祖國自由的空氣。他們這樣熱烈地渴望着；他們一團復一團，一難又一難，像游離取經，擱滯羣尊，歷經了億萬苦難，投入了祖國的懷抱；這

雖不是歷史上從來未有，並世國家絕無前例，至少也是難能可貴，值得我們的十分敬愛。我們難道不該爲了他們的熱誠純潔，爲了他們的驚心動魄出生入死，像母親迎接自己的愛子般，來不迭地投入自己懷裏，「心肝寶貝」地撫慰一陣，再特別寬宥，特別優異，滿足他們所有的一切希望麼？然而他們脫離了陷區，還須受着不少苦難；受完了肉體的苦難，還未必個個能解除他們精神上的煩悶。總而言之：我們從這兩方面，可以意識到我們所有的，一面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重視教育重視青年的好政府，一面又是難能可貴熱誠純潔可敬可愛的一大羣好青年；但在這兩者之間，政府爲安置這些青年受盡了困難，費盡了苦心，而青年們到了後方，卻還依然有他們的煩悶和痛苦，同時後方人士，因此也不得不提出該如何救濟的問題來詳細地討論。

這怎麼能說不是一個大矛盾？如何會有這矛盾的？有了這矛盾，如何才能解除？實在是一個值得深思，值得仔細討論的問題。

以上還僅僅說到由陷區到後方來就學的青年，此外更有很多由陷區到後方來就業的青年。他們也因為受不了敵僑的壓迫，看不慣敵僑控制下的情形，懷着一腔熱誠，想到後方來呼吸自由的空氣，並爲祖國效力，可是一到後方，卻竟投效無地。（前一次蘇事座談會即有人提出過這問題）他們在陷區的遭遇，既和學生差不多；在路途間所受的苦難，或者也不亞於學生們；而他們的受救濟，更遠不如學生之有招致、登記、分發等的招料，公費、貸金等的優待；這是這次蘇事座談會所未及討論到的，但一面有這樣重視青年的好政府，一面竟發生巴巴地從陷區趕到後方來而投效無地的好青年，自然一樣是一個大矛盾，一樣是個值得深思討論的問題。

吳稚暉先生在這次座談會中的指示，劈頭便說：「救濟是困難的！我們以爲這句話，真是透澈乾淨，一語破的。據我們的瞭解，吳先生這句話，至少包括着兩層意思：第一層，是單靠政

府的力量辦救濟，是困難的；第二層，是單靠救濟是困難的。前一層是指救濟的力量；既然單靠政府的力量是困難的，政府以外的人士，——尤其是關心這問題的人士和機構，自然都該儘可能拿出力量來補助政府之不足。後一層是指救濟的方法，那就是說單從救濟來談救濟，沒法圓滿達到救濟的目的；必需運用別的方法來根本解決必需救濟的事象，才有圓滿達到救濟目的的可能。

我們以爲救濟青年問題，所以在好政府好青年兩者之間，顯現出這樣的大矛盾，便是「救濟是困難的」這句話的註解。換句話說，發生矛盾的原因，便因爲「救濟是困難的」。原因既在這裏，我們便解除這矛盾，便該從原因着手。

先說關於救濟是困難的第一層意思的力量問題，換一個說法，便是政府以外的人士和機構，如何盡其力量以補助政府的不足問題。這問題余井塘和冷傑秋兩先生在这次座談會上，都已粗略地提過，該會並已推定黃炎培余井塘金宗華先生設計，制定草案，準備提出下次座談會討論，自然用不着我們來多說。但余冷兩先生所提及的，多關涉已到後方的學生，尤其注重陪都這方面。在冷言論，自然應該如此。但我們知道已到後方的學生，陪都雖爲數甚多，其他各地也並不在少數；青年們對各方的幫助，已到後方中樞的周感覺十分切要，在接近陷區地帶的，尤其迫切需要。舉個例說：教部雖在各戰區分設訓練所，招致站，但跟於力量及手續，似對由陷區初入我方控制地帶青年的沿途招料，未能周密顧及，所以青年在陷區過關闖寨之餘，還不免飽受風霜跋涉之苦。此外，應救濟的青年，也不限於陷區來後方就學的青年，那些懷着熱血而投奔大後方來找工作的青年，似乎也該顧及。所以，我們以爲除了對現在陪都就學的青年，應如何調查，如何救濟，如何指導，謀一切實解決辦法外；散居後方其他都市的青年，應如何發動各地的同鄉人士和機構，同時妥籌辦法，切實調查救濟及指導；對接近陷區地帶，如何設法利用已有或新設機構，招料由陷區初來的青年，以補招訓分會力量之不足；對由陷區

到後方來找工作的青年，沿途如何招待，和已來後方的如何指導安插；部隊同時詳細設計，發動機關散居後方的婦人，統籌一輔助政府不足的其他教育辦法。

至於第二層，問題不僅涉及教育本身，而且牽涉到救濟以外的其他方面。吳先生提倡在普通中學，一律改辦職業學校；和從七七事變以後，即由南京而南，大舉一舉，由教授或師範畢業學生作臨時工作的意見，是極深遠的。我們對這些主張不想多說，但有兩點，願再提出來談談：

第一，我們以為青年在渾身充滿精力，急欲發揮的時候，因為這樣，所以他們都好動而不好靜。在國家平靜安寧的時候，他們雖然能安於學業，但也不肯靜坐。在運動競賽中，他們對於訓練的精力；若在戰時，不平常的氣氛，包圍着他們，刺激着他們，他們充滿的精力，更極容易於發揮。如果因勢利導，給他們一個順利發揮的機會，而仍使他們靜坐時，安插他們於一個研究學業的環境中，其個體和氣血的不調和，再加上學業競爭和物質享受的遠不如平時，會使他們對學業的興趣，更趨不滿。種種苦悶的結果，就使他們對自己的學業，間接也會影響到學校的紀律。所以在不平常的氣氛，與其使他們如平時安於學業，不如使他們在戰時加緊工作，至少也該抽出大部時間，讓他們去做一些臨時服務工作。這樣，國家既可增加不少力量，同時青年們在戰時服務中，實際地學到一些該學的東西，一定比現在學業更豐富，更容得得心。

第二，我們以為青年都富有幻想，容易激動，也容易失望的。同時他們對於幻想不容易放棄，所以當他們到後方的時候，對於前線的苦戰的憧憬，更會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因而激發着無限的熱情。但到戰事以後，現實自然不合他們的幻想，那裏美妙，他們的熱情之冷淡，希望也不易達到，因之熱情迅速

低落，而很容易地陷於失望。既已失望，對政府重視教育重視青年的德意，既不會瞭解；對政府的困難更只有感覺不滿。在這時候，如果激發他們的熱情，使之向別一個方面發展，讓他們的精力有盡量發揮的機會，他們的失望或者根本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也會很迅速地再轉到興奮。

青年的力量是無窮的，他們是社會一切力量的中心，他們得不到適當發揮力量的機會，不單是國家的損失，而且容易使戰時的後方陷於不正常的萎靡和頹廢。

我們常聽得很多人批評：後方的學校，學風程度都不如戰前；青年們的性格和同學的努力，也不如戰前；因此頗有人引為殷憂。但我們不久以前又看見學生們風起雲湧地請願從軍，熱烈而瘋狂地踴躍獻金，這兩件事中間，都有不少可歌可泣的小故事，十共白沙的獻金，因為學生們的熱狂，堅強着商人，造成了競賽的風氣，更因此而感動了其他各地的紳士以及各界各色的男女，竟匯成了獻金競賽的巨潮。由此可證明我們的信念：「青年的力量無窮，如果不用不正常的風氣，讓其充分發揮，不但是國家的損失，而且極易使社會不正常的風氣，淹沒了他們，間接地使戰時後方顯現出萎靡的現象」，不是全無理由的。

因為上述的信念，我們感覺吳先生的意見甚可深長思的。政府重視青年重視教育，雖為古今中外所無；但其救濟青年的方法，僅從教育言教育，或者值得考慮的。萬一政府領導着青年，不讓社會萎靡的風氣淹沒了青年，再進一步讓青年推動着社會，不但救濟青年問題可獲解決，或者社會風氣也可稍稍轉移——白沙救濟學生熱狂的影響，便是一個實例。

我們不敢自信這意見一定很正確，軍事座談會正將繼續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願以這一得之愚，貢獻給座談會，作為下次座談的一個參考。

論 著

戰後新江蘇的建設問題

楊蔭溥

戰後全國建設的目標，在建立國防的安全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以完成國家工業化為預定的途徑。在這一目標之下，戰後新江蘇的建設，無疑的要和全國的建設相配合而為其一環；同時更須認清牠的地方特性，與牠的自然環境和已經發展到現階段的經濟、文化水準作長期的運用，使牠成為全國建設中有力的一環。所以在討論戰後新江蘇的建設問題之前，應首先對牠的地方特性加以敘述。

長江是貫穿中國的大動脈，江蘇便在這動脈的一端，面對着波瀾壯闊的太平洋。這種地理位置的優越性，使牠無論在水陸交通上，或近代人文經濟上，對全國都好像設了一個放射的地點。這一片由長江和黃浦沖積而成的平原，低平深厚，是全國各區平原比率最高省份之一。同時因位於東亞大陸沿海北緯卅一至卅五度之間，年雨量約在七百至一千一百公厘，四季分明，屬暖溫帶氣候，宜于農作。——大抵淮河和黃河以南，稻、麥、豆、棉等無所不宜，淮北最宜雜糧、小麥；沿江北岸通揚運河以南部份地勢較高，又是雜糧區域；沿新濬地，可以植棉；太湖流域，尤宜蠶桑。濱海地方則有漁鹽之利，且以東南一帶，自昔以財富著稱。海通以還，上海一埠，便因牠的位置適中，曠地廣大，數十年間，蔚為巨港，貿易繁盛，當全國的首位，同時也是全國工業的最大中心。據十一至廿六年工廠登記，全國工廠數為三、九三五，資本總額三、七三、六六八、一九六元，而上海廠數占

百分之三一、三九，資本占百分之三九、七三。由于上海工商業的發展，又誘發了附近區域工商業的勃興（江蘇廠數占全國百分之八、〇八，資本總額占百分之二〇、五八；浙江為百分之二九、八五與百分之七七、三七），連帶地進入了全省的交通運輸，有形無形地提高了全省的文化與經濟的水準。江蘇省人口密度戰前約為每方公里三百人，居全國第一，而太湖流域人口密度最高至五百七十餘人，超過了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比利時一倍以上，因此勞力豐富，又因氣候適宜，教育力較強，人才輩出，三百年來，國中殆無出其右者（見 J. C. Huntington: Climate and Civilization, 孫本文：社會學原理，人才分布統計。）

但江蘇的自然環境，和居民的適應方法，也還有許多基本的弱點和缺憾：

- 一、江蘇地勢低平，除出產海鹽和少數磷礦等物產外，一般礦產如煤、鐵等原料，俱感缺乏，不宜經營大規模的重工業。
- 二、江蘇位於季風區內，易致災歉。加之黃淮漕運，運河容量有限，平時宜與不暢，水大時常沖破運河東堤，傾瀉於裏下河一帶，造成大水患——有時達一萬方公里以上；水小時蓄積在面積不大的洪澤湖內，往往潰決成災。綜計本省較嚴重的水旱災紀錄，二千年來，不下三百數十次，僅次於浙江、河北。人力、地力、和財產的損耗，不可勝計。
- 三、江蘇地臨太平洋，易受海上攻擊，自十六世紀以來，迭遭慘重的寇掠。
- 四、本省工業原料既大部須取給於省外，而規模較大的工業

又直接間接大部為外資所經營，其目的既然只在營利，自不能希望其如何有利於國計民生。此種情況，雖不僅江蘇一省為然，但因其經濟歷史較久，比重較高，故影響也最深切。

五、本省一般農戶耕地面積小，不足十畝者約五分之四；不足十畝者之二分之一，全國平均農戶不足三十畝者約五分之三，不足十畝者五分之一，——技術較低，每畝平均產量極低。本省農田不下一萬二千五百餘萬畝，而全面積百分之八十，但本省食糧不能自給，大量洋米洋麥的傾銷，更充分表現了農村經濟的危機。

三、

由此可見：（一）江蘇的土地、氣候等自然條件，都相當的適宜於農作，經過二千年的經營，農產亦尚豐富，人口尚密，但因為居民對於水利的控制，災荒的防禦，沒有把握；對於土地的利用——特別如耕種方式，也未甚十分合理；再加上國際資本主義的侵入，形成了普遍的經濟生活的低落，感覺到嚴重的人口壓迫。要解決人口壓迫的方法，莫過於一方面移民，一方面充分的利用地方。所以本省農產的長期發展，必須針對水利、農產、交通、資本各方面而設。作過渡救濟的解決，使作極大量的增產——某目標當不僅在改善本省人民的生活，提高一般農民的實力，而且應能供給相當數量的工業原料，並且可能以過剩產品運銷海外。（二）江蘇因地理位置優越，勞力低廉，運費極大，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外國資本大量侵入，造成了工商業的高度集中。這種外錢的表面的繁榮，徒然加重了一般人民生活的困難，過去所謂「剝削為懷」的經營，戰後固然要澈底清理，同時就原料及本國國防安全考慮來看，戰後江蘇對於鋼鐵等重工業雖不應寄予過高的期望，但民生日用品如棉織、食品、陶器等工業，仍可寄予厚望，以海鹽為主的化學工業以及農業的製造業等，更可以大加發展。所以根據本省自然的條件，戰後的建設，應以「農工並重」為指導的原則，同時如遵照了

全國資源分布的情況，從國防與經濟的觀點來考慮戰後全國分區建設的輪廓：也可能以東北和西北半壁為重工業建設的地帶，而在東南平原上着重農業及輕工業的經營，本省未來農業比重的提高，似為必然的趨勢。又戰後全國工業化所需大量機械設備人才資本的籌措，以及交通運輸的配合，決不是短期內所能完成，本省既有現成的設備，充分的人力可以利用，而且原料的輸入至少在短期內仍然比較的便利，戰後工業的發展，亦屬當仁不讓，但在門戶以及發展的方面，都須以國防和民生需要為準則，并根據原料、動力供給，和市場需要的經濟原則，作一種新的選擇。

四、

在肯定了「農工並重」的建設原則以後，便可以依據省內各地區的位置、物產、交通以及經濟發展的情況的差異，作一種分區配設建設重點的嘗試：

- (一) 蘇州：漁業、航運業；
 - (二) 徐州：製粉、鹽業、酒精業、紡織中心（粗製品）；
 - (三) 淮陰：鹽業、酸鹼肥料等製造業；
 - (四) 南通：鹽業、北部沿海鹽運中心站；
 - (五) 東台：中部沿海鹽運中心站；
 - (六) 南通：棉產紡織；
 - (七) 揚州：食品製造；
 - (八) 阜寧：鹽業、鹽運業；
 - (九) 南京：沿江地帶：鋼鐵業，——須與安徵鋼鐵業取得聯繫；
 - (十) 鎮江：農工製造、鹽業；
 - (十一) 宜興：窯業；
 - (十二) 無錫：絲業、紡織、米穀集散中心；
 - (十三) 蘇州：農林及印刷業中心；
 - (十四) 上海：船業、海業、紡織（精製品）；
- 現擬各區重點，可能便於若干個區域，以完成各個區域的

工業體系，同時積極發展交通和水利——特別如本省淮河、運河、黃河的疏治，東海和吳淞江的整理，淮河（南通至海輪）的沿海線的修築，這些建設的進展——加強省內各個區域間之聯絡和省外的聯繫。

我們總想世界各國的資源環境，與中國最相類似者，當推美國。世人固莫不知美為全世界上最大之工業國家；其實美國農產之富，如棉、麥（僅次於蘇聯）、玉米等，亦為各國所不能望其項背，而其富強之基礎更可以說全由于工農兩業的適當配合。美國的生達，一向保持着自由放任的作風，但各區域經濟的發展，都適合于分工的精神，如東北大西洋沿岸，北部滿區以工業為主，中部為

農業區域，西半部由區重工業。至于農作的區位，大部根據氣候地形的條件，區劃才其明顯。自南而北，佛羅里達和墨西哥灣以內為熱帶植物帶，其次為棉花帶、玉米帶、小麥帶、春麥帶等。至于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她有烏克蘭的穀倉，頓內次的工業，烏拉爾的工業，中亞的農牧，西比利亞的森林，……二十幾年來現頭分區建設的成績，更足昭昭在人耳目。我們知道江蘇戰前（一九三六年）米、麥的產量，即已占全國的八分之一，棉花占六分之一，我們很可以希望未來的江蘇，在糧食生產方面，或為中國的烏克蘭，在棉花的生產方面，媲美美國的塔克薩斯。一九三四年烏克蘭小麥產量的占全蘇六分之一，一九三七年塔克薩斯棉產的占全美四分之一。

江蘇海事建設與蘇北墾殖

樊積芝 致薛明劍論戰後江蘇建設書

（上略）為前任國家建設委員會軍事組主任，以工作過於空泛，已于去年十一月辭職，改就浙江墾殖股份有限公司業務主任。於去年十二月到浙。現正積極籌備墾殖工作。有之。在中央之建設，省府應設墾殖公司一個，由中央與地方合資，現在勝利在望，復蘇有期，各省亦應設墾殖公司。後海上交通及海島建設，東海、南海、北海、南島、北島，應由他省人等，或戰後建設，或戰前建設，均應注意。由他省人等，或戰後建設，或戰前建設，均應注意。千五百萬畝之墾殖，應由各省分地，人口過稠，在工業未發達之際，尚能移民一部以墾江北，至於究竟損失情形如何，似應於戰後，以信託基金，以資墾殖。何等。我國政治方針，計墾殖事業，應由各省分地，人口過稠，在工業未發達之際，尚能移民一部以墾江北，至於究竟損失情形如何，似應於戰後，以信託基金，以資墾殖。更求其發展。江蘇教育，應由各省分地，人口過稠，在工業未發達之際，尚能移民一部以墾江北，至於究竟損失情形如何，似應於戰後，以信託基金，以資墾殖。有機關，能為故鄉努力，自當建墾各區，維重慶為本省賢碩薈萃之區，戰後重建江蘇，必須發自重慶，敢抒管見，藉供參攷。異日如

戰後江蘇農業復興計劃 (下)

蔣滌舊

農業經濟及農業貿易 農業研究之第三項，爲農業經濟及農業貿易，所包括之問題甚多，茲分述之。

1. 辦理土地陳報 蘇省江南如江甯江浦，蘇北如兩淮、東、如、鹽、阜等縣，有地無稅，或有稅無地，所在多有。戰後應澈底辦理土地陳報，整理田賦。又通如鹽阜沿海之鹽墾公司，清末民初開墾以來，抗戰以前，已成良田者，在二百萬畝以上，棉花每畝平均可收籽棉六十斤，至今尙未升科，戰後應即升科，完納田賦，以增加省庫收入。

2. 調整人口密度 蘇省戰前人口每方里爲九十九人，但分佈並不均勻。沿海可墾之地爲二千萬畝，現僅墾其什一，戰後應將南通海門啓東如皋四縣人民，勒令移墾，廣事開闢，政府同時對於鹹性土壤之改良，工程之施設，亦應積極協助各公司進行。筆者所以主張移此四縣人民，爲其精於植棉，勇於離鄉，而墾區所含之鹽分，凡未超過千分之二者，皆能植棉故也。

3. 改善租則制度 錢租起源爲工商發達，生產價格與市場價格相近之結果，此言錢租起源爲肥沃與交通便利之地，然蘇省長江各縣生產低劣之地，戰前反行錢租，而優良田地則行物租，戰後當改善之。又據土地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地租不得超過正產物收穫總額之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超過者應即減低，使達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之標準，但沿京滬線各縣，及蘇北泰縣江都等縣，多有超過此項規定，甚有超過千分之一百二十五以上者，戰後當首先改善之。

4. 吸收農村過剩人口減低農民百分數。美國於創國之初，全國農民佔百分之九十五，百年前降爲百分之九十，今則爲百分之三十，故生活優裕，固不獨不如我國農民之惡衣惡食，且已田足衣食而進於豐衣美食之境地。本省人口，戰前總數爲三千四

百萬，農民與全國相同，亦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約爲二千七百二十萬人，若欲減至百分之六十，即須再減六百八十萬人，似不爲難。上海爲全國最大商埠，蘇錫滬工業集中區域，戰後工商業必更形發達，而國防工業建樹，當更趨積極，農民必多被吸收，此其一；戰後蘇省計劃興建之工廠，如農具製造廠肥料製造廠血清製造廠等，在在需要大批工人；西北移民又勢在必行，本省如盡獎勵鼓吹之能事，此農村過剩人口使之從事於實邊及其他工作，當不爲難也。

5. 農民應有經濟單位之農場 蘇省農民，貧富自屬不均，與各省相同，戰後之目的，當在「耕者有其田」，惟因蘇省人多地少，短時不易達到耕者皆能獲得其土地之所有權，然可使耕者有最低限度之經濟單位面積，維持其一家之生活，即耕者不必皆有所有權，但可具有耕地之地面權。本省一面促成耕者有其田，一面完成其經濟單位之面積，同時保障其地面權。所謂經濟單位之面積，在水稻區及蠶桑區，五口之家當以十畝爲標準，旱糧區以十五畝爲標準，否則即難安定其生活，此項工作，自屬不易實行，惟本省若抱定大決心，當可次第完成。(1) 製定公允租佃契約，並確定契約間之關係。租佃期至少五年爲限，期滿如佃農欠租未滿二年以上之總額仍有優先繼續租佃之權利，及佃農離湖田場，或退佃之時，其所留置之改良事物，業主應照時值補償。(2) 各鄉創設業佃糾紛仲裁機構，由縣政府協助地方公正人士，或農民團體組織之委員會處理之。(3) 本省農民銀行，應低利貸款，還期延長，使農民有經營或購買其經濟單位面積之田地。(4) 保護貧農，有購買土地之優先權。預期五年，予以完成。

6. 土地調整便利耕作 本省概爲小農經營家庭農場，因之田地分割，塊區狹小，此與農事改進甚多。今之提倡增加工作

効率者，無不主張土地開墾，將地主或自耕農之零地買取，讓出而後，再接受交換等積而買之整理土地，以便使用較大之農具，從事經營。此舉言之雖短，行之漸難。然果持之有恆，當易於辦理。本省地籍整理，規模不難如期確定，確定之後，由縣級機關根據土地分割等情形，進行土地調查，利用鄉鎮保甲組織，協力進行調查工作，如遇爭執事端，可經仲裁委員會調解執行，期以三年，完成調查工作。既經調查，不得再有分割是散之發生。此事關於繼承問題之整理，自當呈請立法院研究，予以修正。

7. 農業公共問題之整理 據金陵大學教授卜克氏之研究，蘇省填墓面積，佔耕地面積百分之二、五，即全省耕地面積八五、二九六、〇〇〇畝中，有墳地面積二、一三二、四〇〇畝。且墓地多為良好之地，此種無謂損失，在耕地面積如此狹小之本省，不可謂不大，長此不加改善，五十年百年之後，將成情形增加，故戰後有首先提倡改良墳地之必要。或採一族一性之公墓制，或採一村一鄉之公墓制，絕對禁止風水之說。或埋葬於地面之下三尺許，上樹石碑，誌其生死年月，或平生事略，以不妨礙耕作為度，如是可節省良好耕地不少。

8. 農業貿易 本省外銷物資，如蘇北之棉紗火油酒等，江南之蠶絲，均為出口大宗，惟蘇省之棉紗火油酒等，將來應改良為50%，對於品級之劃一，尤為重要。戰後應於泰興如皋之間，設立棉紗公司，一面改良棉度，劃一品級，一面統制運輸。在無錫設立蠶絲公司，在蘇州設立鹽運總局，在泰縣與泰興之間，及南通興化各設榨油廠。南通為桐子油廠，興化為菜子油芝麻油廠，兩泰為花生油大豆油廠。其餘如在如皋設立鹽公司。此等製造廠，或為公營或為官商合營，或補助民營，於本省經濟出入，及農工吸收，肥料供給，均有莫大之利益也。

農業推廣 推廣農業之最後目的，在改進本地農業，故由省至縣須有推廣專家，將其本地農事，介紹於農民。過去本省

農業推廣，可謂完全失敗。原定計劃實施者，幾無一之實，因此省人員，多不負責，而省府各局長亦多不負責，予以推廣，亦為困難之一。戰後建設應推廣者，主持一省農業推廣及推廣專家，自應有良好計劃及有農業技術人員可理之。在本省各縣分設村合作社，土地利用改良組，農業宣傳組，及農業推廣輔導組，前二組之工作與研究科之農業經濟及農產貿易組緊密合作，後二組須與動植物生食組緊密合作。各省應分為四個推廣輔導區，一為蘇南區；一為蘇中區；一為蘇北區；一為通如區，如有必要時再行增加。每區組織農業推廣輔導員，當期巡迴於各縣之間，實地輔導並督導縣推廣所推廣工業。至於優良種子種苗種畜，以及各種器具之繁殖與製造，應獎勵並協助組織各種農業公司，而由省府予以監督與檢驗。

縣農業推廣所負責全縣農業行政及農業推廣之責，內部機構，極其簡單，不多列行政，其省農業推廣所應注意農業上之進展，而受各推廣所之督導。於各縣公署設推廣所，担任各該縣推廣業務推廣地推廣之責。其工作應為(1)特約繁殖及示範，(2)省試驗場推廣材料，一經育成，繁殖至相當數量後，概交縣推廣所統籌分配，再行繁殖示範及推廣。(3)農民獲得推廣材料之方式，採河濱河濱放苗法，由縣推廣所負責指導收回及更舉大站推廣之責。(4)農戶中之教育合作衛生等推廣業務，均由縣推廣所密切聯繫，共同推行農村建設事宜。

C. 經費 根據本計劃以進行全省農業工作，應籌備農土地，並建築相當房屋，以供試驗室圖書室及其他之用。總辦公處設在省會之鎮江。在此計劃中，不列詳細預算表，筆者以為當以省府全年總預算百分之十五為農業建設經費，其餘由中央補助，中央補助之費，專為研究試驗之用，絕對不應用於購買土地及建築房屋。該項經費確定之後，即另行先期撥出，存儲備用，而試驗費之支出應從農業推廣部而定多寡，不應全年預備以應試驗研究之需。

(下文轉入第十九頁)

江蘇失學失業青年救濟問題

——第三次蘇事座談會紀錄——

特載

旅滬蘇人於本年二月一日，由冷禦秋、趙林華、相菊潭、祝兆寬、楊晉北、李軻哉等召集，開座談會於國府路學田灣五號附二號，當推余井塘、黃炎培、濮孟九、準備材料，定期齊集開會，座談江蘇青年問題。嗣於三月二十四日開第二次座談會於川東師範信宜堂，因同時歡迎由蘇來滬之馬元放、吳兆澍、王公璜三氏，未及討論預定主題，（其經過已分誌本刊二卷第一二期至陷區後方欄）四月十五日下午三時，特由總召集人葉楚傖召集，舉行第三次座談會於交通銀行二樓，並確定座談會名稱爲蘇事座談會。出席者：吳徵恆、鈕永建、冷禦秋、湯敬齋、相菊潭、馬元放、鈕長耀、孫蔚風、趙林華、金宗華、孫德先、李惕平、徐象樞、余井塘、黃炎培、洪蘭友、謝泌、郭樹權、薛朝劍、劉清凌、總召集人葉楚傖未到，公推趙林華主席。孫德先李惕平紀錄。先由主席介紹江蘇來滬述職之現任教育廳廳長金宗華氏報告江蘇教育現況及淪陷青年情形，（報告紀錄詳後）請請教育部次長余井塘氏報告政府對戰區失學青年之救濟辦法及現況。（報告紀錄詳後）十餘氏原爲第一次座談會推定準備討論材料三人之一，是日以黃炎培氏臨時因要事早退，濮孟九氏未出席，故僅由余氏一人報告。兩氏報告畢，主席復請吳稚暉先生對座談主四指示，吳先生當詳爲發揮，單由政府辦救濟，不易週全；並力斥過去國人對職業學校之誤解，及現在一般青年仍對職業學校視之不當，主張教育部應下決心，停辦普通中學，一律改辦職業學校，欲入大學者，亦需先畢業職業學校。（紀錄詳後）旋由冷禦秋氏發言，以開會時間已久，不及詳細討論，主張推幾個人，先設計一下，如陷區出來之學生甚多，如何容納？後方的學校夠不夠？救濟的方法應否改良？本省及在滬人士應盡的力量，及可能達到何種程度等等，都設計一下，確定一草案，下次再提出討論。同時冷氏並謂：於吳稚暉先生之指示，頗有感想，中國人對子弟求學，向來好高騖遠，不踏實，這是有餘之家，常不願子弟習工農，現在雖好一些，但好得並不多。惟從另一方面看，中國到現在還不能向工業上發展，這就許許多多學生往那裏擺，亦是大大問題。以前職業學校不發展之原因，實在學校與職業不能配合，今後的職業學校，應設計對此點，力謀改善。當由吳稚暉先生補充前述主張，（紀錄詳後）最後由主席以冷氏先推舉人設計確定草案再行討論之主義，徵詢衆意，並推余井塘金宗華黃炎培三氏負責設計，六時許始行散會。

淪陷江蘇角落裏的教育與青年

金宗華

第三次蘇事座談會報告紀錄之一 (紀錄者大心)

本人從敵偽控制區域，轉戰敵後而至大後方，並到達抗建司分台的陪都，得與各位鄉長相晤，在蘇時常熱切希望獲得諸位鄉長的指教，今日幸得此機會，甚感興奮！

抗戰以來，本人從事縣政三年，教育行政工作四年，與本省青年共同在敵偽奸匪勢力之下奮鬥，深以毫無成績為愧。茲奉命報告蘇省教育情況，自不敢辭；惟欲談教育，須先明瞭環境，七年來有關蘇省抗戰的材料太多，環境的變遷尤其太大，決非短時期的口頭報告所能盡其萬一；當俟有機會時，再為較詳細的書面報告。茲先將最近一年來狀況，作一概括的報告。

去年一年，為江蘇局面最惡劣的時期。在去年以前，江蘇尚保有四個游擊根據地，一、為徐西，包括豐、沛、蕭、楊、銅；二、為淮東，包括鹽、阜、淮、寶；三、為泰東，包括泰縣、東台、泰興；四、為蘇南，包括宜興、溧陽、高淳。去春二月，敵偽先以巨大兵力，摧毀淮東區，佔領點線；奸匪則乘機為面的侵蝕，致我方兵力，被迫不得不向徐西轉進。夏四月，敵偽對泰東區開始進行所謂「掃蕩」，激戰二十一天，結果我方祇保持原有區域之小部分。冬季，敵人又進攻蘇南區，該區在地理上最接近後方，故一切機構較為完善，中學校共有二十三所，亦比較地區為特多，敵人進攻之結果，我方在該區佔有之面，亦被破壞。祇剩徐西，依然完整，既無敵偽勢力，亦無奸匪侵入。本人攜來一地圖，一看即可明瞭最近蘇省情況，圖上敷黃色之區域為敵偽所佔，赤色為奸匪滋擾地區，青色（示青天白日）為我方殘存之游擊區。就圖上所示：可知凡鐵路公路水路各交通要道，均為敵偽布防之點線，奸匪則佔據有大部的面，而我方則僅保有極小的面，江

蘇土地，已可說幾乎全部淪陷。

江蘇既成如此情況，似乎境內不該再有學校，也不會再有學校。但本人曾親往淮東區巡視四十天，泰東二十五天，蘇南四五天，並潛入無錫等縣境，目睹各處均有不少學校，環境極艱苦，弦誦始終未輟。以中學而論，即有五十二校，（內省立者十校，縣立者十四校，私立者二十八校），其遷至後方者不在內，地方士紳恃自力更生完全不費官帑之私立學校不在內，敵偽所設之學校更不在內。此種學校，大都設立於下列兩種地方：一為縣鎮角落，地方偏僻，敵偽所不到之區；又一則為敵偽與中央勢力交界處所之夾縫之中。此種學校處境雖極危險，卻均有辦法應付危險。所謂辦法，不外：一、流動，即「敵來我逃，敵去我復，利用空間，爭取時間」，此為純粹應用游擊戰術於教育之方法；二、化裝，敵偽對省立學校不許辦，縣立學校不許辦，但對私立學校則並不干涉，我方即利用此點，將省立縣立學校，改裝為私立學校。又如靠近敵偽勢力雄厚地區，則化整為零，將學校分散為若干補習社及補習團，每一社團，由一教師領導學生二十人或三十人，其形式無異私校，但所授課程，則悉依教育部課程標準。此即所謂「活用方式，貫徹精神」。故各學校雖經過多少打擊，還能繼續存在。

至於教師和學生，論質並不過分缺乏，論量也並不過分差。這是因為戰前江蘇教育相當發達，僅上海一處，即有中學四十六所，教師一千三百餘人。戰事爆發後，此種教師，到後方來的祇有少數，多半由城市避到鄉下，既不願聽敵偽指揮，又不願被奸匪利用，同時為生活所逼，不能作工，又不會經商，只能仍做其

老本行，因此，優良教師並不缺乏。地方公正士紳，亦極能盡其力量輔助教育發展，更有多數人，純以私人力量，不請政府絲毫補助，自力更生地，與辦許多學校。此類學校的經費，不由於私人捐助，即由一人或若干人經常負擔。考其原因，蓋因陷區大多數人，對偽鈔不信任，不重視；明知不值錢，不願用，又不能不用；同時又因為有錢的人，在陷區太不安全，財產毫無保障，隨時都有被人拿去的危險，因此明達的人都想與其被人拿去，不如捐出去辦學校；所以經費也有辦法。還有許多家庭，把子弟送到後方來無辦法，留在家裏有危險，——最大的危險，便是偽方抽壯丁；但偽方對學生是不抽壯丁的，要顧全子弟的學業，遂避偽方的抽壯丁，沒有別法，只有把子弟就近送入學校。不但心不忘漢的這樣，就是偽和平軍官佐，儘管自己在偽方混飯吃，他們的子弟卻不願入偽方的學校，而寧願入我方的私立學校。所以學生人數亦多，每一班級至少五十多人，多的或至七八十人。

談到一般教師學生的精神意志：教師的忠貞，和對抗戰勝利的信心，似乎比在後方的一般人還勝過幾分。學生苦學的風氣，尤其特別發達。日語在表面上是必修科，其實教的還是英語，其他功課也都是這樣。他們都感覺學習機會不容易獲得，很可寶貴，所以都特別努力。舉一個例來說：窮苦的學校，晚上沒有自修室，因為油貴點不起燈，於是學生都在月亮下面和黎明才有光亮的時候，聚集房子外面讀書自修。

這種學校當然時常有危險而不能十分安定，學生對危險怕不怕呢？不怕！他們一年至少要流動四次，因此已由環境的陶冶，各個人都養成高度的處變如常的精神。但在內心方面，他們是痛苦的：後方消息得不到，通一封信不容易；抗戰教材只能口授，不小心留一個字角，就會引起滔天大禍；不願意看見敵偽，偏時常看見敵偽；不願意用偽票，偏強迫你不能用偽票；經常地看不願看見的人，用不願用的錢，一切都看不慣，忍不下，但不能不咬緊牙齒忍下去；他們心頭是充滿苦惱和憤恨的！兩眼是不斷

流着鬱悶的眼淚的！因此他們每一個人，都熱望到後方來。

可是，真要到後方來，那就苦了！第一先須領通行證，這通行證是要偽鄉鎮保長二人作保，並由敵人蓋章，從請領日起，至少兩個月才能領到。好容易領到了通行證，籌足了川資，攜帶了行李，分別了爹娘親戚朋友，出發了，沿途至少要經過敵偽據點四五次，每次都要經過嚴密的搜查和盤詰，丟了衣服行李是意中事，無緣無故地關上兩三個星期更是家常便飯！關完了敵偽的四五個關口便到了敵偽勢力和我方勢力交接所在的陰陽界。過這陰陽界更麻煩了！不但搜查盤詰更利害，而且所帶的偽幣過了陽陰界便不能用，只得七折八扣換成法幣。好容易總算過了界，可是他們的行李百分之八十是丟了；所帶的川資，在敵偽區域時，偽軍是要錢的，每過一個關，化上一筆錢，到陰陽界時，大多數差不多光了；再加上兌換的七折八扣，幸而還有幾個，自然也所剩無幾了！於是開始向後方繼續趕路，可是沒有錢，坐車坐船辦不到，住旅館也辦不到，沒有辦法，只有苦着兩隻腳向前跑，晚上便在樹陰下過宿。從前人形容遠行的苦處，常說「餐風飲露，披星戴月」這在現在一般由陷區內遷的學生，竟完全是事實的描寫，這不是過甚其詞，本人在重慶附近，也曾沿途親眼目睹過的。

幸而到了重慶了！這裏有許多的學校和教育部設立的戰區失學失業青年招致所。可是學校限於經費，即使可免學費這些學生上課，卻沒錢供給這些學生吃飯；招致所設有訓練所，但其性質為暫時收容，再行分發，不見得有書讀；所以他們進學校，是「有書讀，沒飯吃」！進訓練所，是「有飯吃，沒書讀」！

現在回過頭，再談談陷區學校對社會的影響：據本人所得印像，一般人——陷區民衆百分之九十以上，對教育極重視，比較前還要重視。至偽方對陷區教育，三年以前，他們還辦他們的學校，他的勢力範圍內，只許他們辦，不許我們辦；現在的情形卻不同了，他們只問他們的學校，不再問我們的學校。敵人對我固然還採着文化攻勢，卻因軍事上的不利，無暇過問；偽組織則

根本不問。此蓋因該組織有上層而無下層，地方組織自省縣至區而止，區以下即有等於無；一般偽官亦抱搜括主義，能拿錢就算，誰都不多管事；所以無法問，亦無得問。因此，偽區學校對社會風氣影響頗大，一般人崇視教育的空氣甚濃厚，對中央的向心力亦隨之增強，此實應歸功中小學受教者。能獲此效果，實為彼等過去努力的收穫，現在苦幹之貢獻。

至於奸匪區域的情形，都和敵偽佔區大不相同。敵偽對偽區教育之目標為奴化，而奸匪則為惡化。奴化教育有名無實，敵偽雖設有偽中央大學以及偽省縣立學校，但主辦的卻是過去已被淘汰的失意份子，辦學校僅為混飯吃，所以都講化空虛，沒付了不起。但惡化教育便完全不同，所以其影響亦比較大得多。惡化教育和敵偽最不同的一點，便是奴化教育不排除我們學校，而惡化教育卻完全和我們敵對；在他們勢力之下，絕對不許我們的學校存在，也不許我們辦教育的人生存。之其他他們極注重下層組織，到一處即組織一處，清查一處，封鎖一處，採取的手段，研頭、活埋、明殺、暗殺更極毒辣殘酷。他們的學校，二年前以前注重大中學，設有抗大分校、學院、聯合中學；現在因為他們的大中學沒法如他們所預期地麻醉我們的青年，乃變更目標，注重基層教育的小學。總結一句：他們對中學以上的學生，一百人中九十九個沒有辦法，可是大部分的兒童，卻逃不出他們的

救濟青年的機構程序和困難

余井塘

——蘇事座談會報告紀錄之二——（紀錄者大心）——

今天座談主題為江蘇失學失業青年救濟問題，茲就政府近數年來對失學失業青年的救濟情形，作一扼要的報告。

政府辦理青年救濟，開始於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突作，平津淪陷以後，負責主持其事的為教育部及軍事委員會第六廳，在洛陽

掌握，都在他們的控制和麻醉之中。

蘇省陷區的教育情況，大概如此。值得注意的，便是：五十萬青年和兒童，都留在陷區的角落裏，夾縫裏，我們應否任其留在那裏？抑或應將搶救一部或全部出來？還有，他們中間有已到後方的我們該怎樣叫他們「有飯吃有書讀」？

最後說一說今後江蘇教育行政上的計劃，個人所想到的，有以下三個原則：一為展開敵後教育；淪陷地區，我方武力一時不能到，政治力量隨之也不能到；所可到還是教育。目前以教育的精神力量，組織陷區一級父老昆季的向心力，實有可能；更進一步，作秘密布置，以學校作掩護，加強陷區民衆的運籌，自然也有大有可能；以後更想儘可能向此目標進行。至於被控制於奸匪區域惡化勢力下之剩餘青年，亦極儘可能把他們拉過來。二為加強戰地學校；現在蘇省殘存的游擊根據地，從西和泰東各有十幾校，今後擬設法加強，使配合游擊戰等，繼續支撐下去。三為充實內遷學校，蘇省已內遷鄰省的學校，計有兩專校，數中學，擬盡力加以充實。同時對陷區角落裏夾縫裏的中學生，凡高中畢業以上的，希望能全數招致搶救到後方來。進一步如能進高三學生都搶救出來，自然更好。這是因為陷區沒有專門學校，任他們當擱在角落裏夾縫裏，是國家的大損失。

開辦各地，收容自淪陷地區退出的青年。其後，因淪陷地區增多，退出青年亦愈多，遂正式成立一機構，定名為戰區失學失業青年招訓委員會。同時，教部亦成立許多學校，教育此種由淪陷地區退出之青年。

先說詳的說一說關於救濟青年的行政機構：其最高組織，即前述之招訓委員會，由教育部及各省市教育會如社會部，振委會等共同組成，隸屬於行政院，主任委員則為教育部部長，事務上工作，亦歸教育部担任。會之下，每一戰區，設一招訓分會，魯豫邊區亦有一分會，故共有十個分會。分會之下，分設許多站，直接接收戰區學生，計其總數，共有四十多站。這是辦理青年救濟的行政機構情形。

除此以外，更有教育部辦理的戰區學生教育機構。此種機構比較重要，共有六種：第一種為國立中學，（包括職業中學師範學校）許先後設立的，連有蘇豫教育在內，共有九十校。單就專為教育戰區學生而設的，也有四十餘校。就中第一、第二、以至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各校，都與江蘇有關。舉一個例，如二十一中學設在界首附近，共有學生二千餘人，全為自蘇北陷區退出之學生；二十二中學學生，雖非全部蘇人，但除一部分為山東籍外，江蘇人也佔有一部分。第二種為大學先修班，專為救濟戰區學生投考大學，程度考不上，時間夠不上而設。已設十一個，多數設於大學內，獨立的有三個，除一個設在四川的白河外，還有兩個，一設重慶，一設界首，所有學生，也幾乎全是蘇人。第三種為短期訓練班，完全注重於技術訓練的，如電機、機械之類；比較注重技術的，如會計、農學之類；俾受訓者經過短期訓練後，即可獲得相當技能。此種訓練班，辦理頗有成效，先後畢業者已有三四千人，今後擬在此方面多謀發展。第四種為類似大學先修班之中學進修班，規模大者有二，一在洛陽，一在青木關。第五種為戰時中學，所謂戰時中學，原與國立中學無異。惟教部以辦理中學原屬地方教育事業，如全由國家辦，不但行政上有困難，事實上亦無需要。抗戰時期，為應一時急需，辦了許多國立中學，現在數量已多，自然不能再辦下去；所以教部決定以後關於中學，以省去發展，國立中學決不再辦。省如後方力量辦，在過渡時期，便設立戰時中學，由招訓分會去辦。第六種即為局

招訓分會之訓練所，訓練所之性質為臨時收容戰區學生，予以訓練並非如金總長所說只吃不讀。每一招訓分會至少有一所，十個分會共有十一所。

至於被救濟青年的數字，幾年來通過招訓會，曾經登記，有名額可稽的，共有三萬多人。（其未通過招訓會，直接來後方的人數，當然也不少，因未經登記，無從稽考）去年一年最多，共有五萬多人。就中江蘇青年幾何，未曾詳查，但估計亦必不少。

救濟這些青年的程序：第一步為招致，由招訓所派人到淪陷地區，招致有志到後方的青年，並與約定出來的方法，路線。這一步驟，前幾年很有必要，現在學生多自動跑出來，尤其去年陷區青年受敵人壓迫得很厲害，自動跑出來的更多，招致的工伴，幾乎已不需要。第二步至第四步，為登記、收容、分發。收容這一步驟，即由訓練所負責。分發的手續，從前由學生自己向分發的學校去考，現在為減少學生麻煩，使手續合理化，收容學生需先經過一度統一考試，再依考試結果分發。這種考試，由部派若干人，進修班國立中學亦派人參加，共同組一委員會主持。因需經過此一度考試，故青年在訓練所收容的時期較長，但麻煩卻可減少不少。除此以外，最後一個程序，即為實行救濟，包括給予川資，供其吃飯，及患急病的臨時救濟。其中最重要，費錢亦最多的，便是吃飯一項。供給這些青年吃飯的制度，便是人所共知的貸金或公費。總計目前享受此待遇的學生，共有九萬多人。以今年的預算說，單此一項，每月便需二千五百萬元。但事實上的支出，幾乎將超過一倍，三月份便用了四千幾百萬，以後物價如再漲，要超過多少，現在還無法估計。就拿現在的支出來作標準，全年支出即需五六萬萬元，所以從全盤情形來看，不能不說國家對這事已盡了最大的力量。

既完了救濟程序，再談談辦理的困難：第一，預算無法與事實需要配合，不但物價高漲，定了預算常要超出；而且不圖到後方來的青年，人數亦無法預計。其次分發到各學校的青年，人數

一多，即影響到各學校的容量和預定的計劃。從陷區來的青年，人數既逐漸增多，後方的學校又本來很擠，似乎該積極擴充學校；但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是一個正在爭辯的問題。不少人說：「打仗打到如此，如何再談得上擴充學校？外國一打仗，學生都去從軍，學校都空了起來，我們偏學校擠得不成話，打了七年仗，還要擴充，實在有些不應該」。但又有不少人說：「人家知識份子多，已夠用，學校暫時關起來，不成問題；中國就不同，需要培養的人才，現有的學校還不夠，如何能不擴充？」再就事實上說，青年既已跑了出來，非予以救濟不可，所以教部雖明知各學校滿坑滿谷，容量土早成問題，仍不得不儘下命令，弄得各學校起房子都來不及。

第二、陷區出來向學生，還有一種特殊心理：他們不出來則已，一出來就近在安徽江西湖南讀書，都不滿足；一定要到四川，方能安心。這種心理，自然不能說不是一種好的傾向，可是平白地增加了學生自身的苦勞，同時也增加了教部和學校許多不必要的困難。此外，他們又都不願入師範學校和職業學校，一定要進中學。教部雖用盡了鼓勵和引導的方法，希望他們能多進師範和職校，但他們一聽到分發師範和職校，即表示不願。所以普通中學多擠上加擠，師範職校卻不能有預期的發展。所以就一般情形看：這幾年學生的總數，比戰前增加得很多。單

說中學生，二十五學年至中國共有六十二萬人，三十一學年已增加到一百多萬，這不能不說是好現象。至於師範和職業學校學生，二十五學年六十二萬人中，共有職業學校學生三萬多，師範生六七萬；三十一學年一百多萬人中，共有職業學校學生四五萬，師範生十五萬；看人數似乎也比以前增加了不少，但如就與中學生總數的比率看，卻增加得並不多，這實在是一種畸形發展。

今後教部對這事的計劃：第一，國立中學不準備再添，即屬萬分必要，亦當在接近前方的地帶添設；第二，積極鼓勵幫助地方政府，增設學校；第三，從戰區出來的學生，如本省中學不能容，當分發就近學校；第四，中學不擬多招生，師範及職校將多開班；有人主張中學一律停止招生，教部雖不想如此辦，但對師範及職校，當盡力擴充。

以上所說的，大部都是政府救濟戰區青年的整個設施，不專屬江蘇。現在再單就救濟江蘇青年，來說一說個人的意見：個人以為江蘇到後方來的青年，尤其是到重慶來的，共有多少？應該先作一個詳確的調查。調查明白了，在江蘇人的立場上，該做的事，如：1. 對這些青年學業上的指導；2. 職業的指導及介紹；3. 各項必要的臨時救濟，以補政府力量的不足；都可以逐項去做。做這些事的機構，該充實原有的機構，如同鄉會，使能活躍而易於發揮力量就夠，不必再另設新機構。

救濟青年與中等教育改制

吳敬恆

第三次蘇事座談會主題演講紀錄

(紀錄者大心)

戰時談救濟，本來是很難的；很少人給政府找錢，卻只叫他出錢。所以把青年從淪陷區弄出來，所謂爭取青年，如鈕惕生先生，在二十六年講過的，把戰地的青年壯丁，一概調到後方，給敵人來一個堅壁清野，確是很要緊的事。但單講救濟，政府儘管費

盡了力，還是沒辦法管得過全的。中國的教育，至今還沒有法子把傳統的虛榮心去掉；否則，戰區出來的學生，個個都進職業學校，小小結構的幾年就有辦法，教育部和各學校也就免得現在的為難。可是，那些戰區出來的

學生，都受了虛榮心的影響，不是這樣想法，所以個個都希望進中學。其實進了中學，還免不了有許多人遭受淘汰，戰前六十萬學生中，就未必有三十萬能進大學，其餘只能被迫跑到社會上去，可是吃飯能力一些沒有，十年前店舖裏遇人介紹學徒，一聽說是中學生，駭都駭死了，那裏還敢收留！（現在這種情形自然好得多了，）——於是那般中學生最倖運最好的出路，只能跑到機關裏去，從最起碼的辦事員做起，像這樣子真是國家和學生兩面坐困。

所以，我常說：「爲什麼不在教育上改一改？中學只辦職業學校，每個學生一定要高等職業學校畢業後，才能進大學。——其實比職業學校所學更高深一層，關於應用的研習，如工科、農科，以及其他類似的各科，都是應該辦專門學校，不該辦大學。照英國人對大學的看法，大學是承先啓後非常了不起的。中國人把各科都辦大學，無非大學可得碩士博士還是虛榮心在那裏作祟，——至於文科，法科等比較注重理論的，可辦一先修班，畢業職業學校後，如有志研究這些學問，可入先修班，對理論研習一個時期，再入大學。以前曾慶次同蔡子民先生爭辯教育宗旨，他說：理論可以促進應用，所以該特別注重理論。但依我看：只有德國因其民族性關係，能理論與應用合一；法國理論很進步，可是應用方面即極落後；美國講實際，把大學縮短，理論和應用還不脫節；中國人向講虛榮，對應用毫不注重，如果把應用重視到十二分以上，扯一下，或者還可以把舊觀念糾正過來一些。

別的不說，祇看十年前中國一般人的觀念，好像有了兒子送他進職業學校是坍台的。不但怕別人批評，而且自己也像很抱愧，對不起兒子，沒有能把他送進大學。意思之間，好像進了職業學校，便不能再進大學；其實即使這個兒子將來做了了不起的文學家，也該懂些吃飯方法。——懂了些吃飯方法，不但並不妨礙他將來做文學家，或者反可以幫助他做了不起的文學家。才剛余次長報告，現在中學生已有二百多萬，可是照

所著的中國的命運上說，將來的建設，五年中需要大學生五十四萬。但把現有的大學生，湊湊湊湊去，還不滿三十萬。依我看，中國如其成爲一個道地的現代國家，五十四萬大學生一定還不夠，恐怕少不了要五百四十萬。二十五年在精衛做行政院主席時，通過那年的預算十一萬萬，大家都以爲數目已經大得駭人，馮煥章先生站起來說，國防太重要，讓中國四萬萬人，每人多負擔一元錢，再增加四萬萬塊錢吧，大家都認爲是笑談。可是現在爲了戰區學生的吃飯問題，一年就得化上五六萬萬——雖然現在的幣值已比從前跌落得很多。可見從前的笑談，過幾年就不值什麼，怎樣培植建設中國需要的五十四萬以至五百四十萬的學生，也該有這見解。

我一向覺得中國人對職業學校誤會得太厲害，所以從英國回來，即竭力替職業學校鼓吹。一九一四那一年，我還住在倫敦，隔壁五六家住一中學校長，我的兒子也在他學校裏讀書，因此和他認識。那年的九月間，第一次歐洲大戰已經爆發，有一天，我和一個友人跟那校長一同散步，問起他對戰爭前途的觀感，他搖頭說：「危險得很！」接着他就解釋：英國在五十年前才開始有模特兒引擎，由伊庫諾密克斯模型館出售與一般青年，讓他們把它和家中原有的小車床連接起來，每天車車弄弄，他的學校裏學生中，三百人的家中，有此設備。戰爭發生後，這些學生便每人向製造軍火機關領二百子彈，利用星期日，把它刮光了，再繳回去。一個星期天，三百學生也可刮光五六萬子彈。可是這算得什麼？那校長說：「德國每個學生或工人家裏都有工作室，英國那裏比得上他們！」

初聽模特兒引擎這名詞，或者以爲這不過是讓小孩子弄弄頑頑的頑意兒，其實絕不是這麼一回事；不但弄弄頑頑，還要講究精密。美國便有一個會，各國都有進這會的，它有時發給會員一塊銅板，讓他們在小車床上鑽，競賽那個鑽得精細。所以我聽得中國自命開通的人說：「我們的阿三鑽很很的，將來打算叫他去

學工」。就會頓時覺得從腳底麻起一直麻到頭頂。因為他說話，他就根本不知道作工需要精細，同時更沒有懂「工人」這兩字的意思，他不知道得起工人的，必需有精練的技術，卻以為和苦力一樣，只要賣賣力氣。

我很希望教育部能早下決心，以後普通中學不辦，一概改辦職業學校。大學校守先待後另有任務的，舉一個例子：美國人常笑英國人遲鈍，美國的特別快車一小時開八十哩，英國的便只開六十哩，一九〇幾年掃散煤場的某處特別快車有對美國客，向英國司機說：你這特別快車，能不開快些？那司機明知知道美國人有些譏刺他，算了算那時沿路恰巧沒什麼別的車輛，便答應說好的，也就開了一小時八十哩的速度。不料才開了幾十哩，車輛出軌傾覆，死了幾十個搭客，連那司機也沒有逃得性命。於是，這事頓時成爲國際訟案，美英兩國糾紛多年，沒有解決。最後，坎白立其有一個著名的算學家，是個老頭子，他出來應用高深的算學，說明這條路只能每小時走六十哩，快了就要出毛病，所以美國人叫那司機開八十哩是錯誤的，於是英國竟贏了官司。在這種時候，才用得着大學裏的老古董，中國學生每個人都想做孔夫子的大弟子，好像進了職業學校，就一字不識，連孔夫子都丟了，實。錯得太厲害。教育部還有一位次長顧一樵先生，他便是學工程的，可是他的詩文卻做得甚好，不是眼前一個很好的實例麼？

最後又要歸結到救濟：國民政府林故主席任參議院議長時，曾叫我去做秘書長，我謝絕不幹，老實說我就不明白議員幹些什麼？譬如早上出席議會，討論關係賦的議案，我是江蘇的代表，自然要替江蘇力爭減輕負擔，江蘇人知道了，一定都伸了大拇指，贊我聲好代表！如果不這樣做，或者竟說江蘇不妨多出一些錢，將來回去，自然給江蘇人打都要打死的。下午又出席實業代表會議，討論如何振興實業？我一定要主張什麼事要政府撥款，什麼事要政府補助，向政府多爭一個錢是一個。我這樣做了，人

家一定也罵我是個好代表。晚上回家睡了覺，自己想想，或了一個什麼東西？一定必覺得奇怪極了！再想想政府又是個什麼東西？也本身是不會生出錢來的，卻又肯給錢他，又要他化錢越多越好。所以請到救濟，本身是很難的，能替政府找錢是最好，更難的化錢，是沒辦法弄得周全的。

（下文爲吳先生於冷燦秋先生遺言後，補充上文之詞，請參閱時政言實雜誌會記事。 編者附識）

聽了冷先生的話，覺得才說過的話，還要補充幾句。我對辦學，不盡應用，終其身只發明一句了不得的話：和專家應用，在短期內用盡力勸效國家；兩邊都贊同。

但非常時期自然該有不平常的措施。所以，七七事變以後，我曾主張各太學一律停頓，「備備是停頓，並非解散，校長教授講課一切都照原來待遇，但需由政府來支配工作，讓他們分別領導青年，從事戰時工作。如學文科的便做文字宣傳工作，通俗的作鄉村宣傳品，較深的刊登報章雜誌；學美術的編編爲抗戰臨時美術宣傳家，繪畫有關戰爭的宣傳畫；——從前在漢口還見交通銀行對面有三丈長的戰畫，現在卻看不到重慶有一張，可是居然有人還在畫模特兒。此外農學生老實便去開荒；工學生便到工廠裏去；這些話我時常對朋友講起，但從未向政府提案上條陳，因為這些事是我所不願做的。最近聽得辦工廠的人講起，辦工廠用人實在困難，所以照現在的辦法，一面許多青年要救濟，一面工廠又感沒法用人，實在是一個大矛盾。或者以爲像我所說的那樣做，不免破壞了現行學制，可是最近因爲和盟軍聯合作戰，少了翻譯，教部便將大學四年級生調充翻譯，並規定服務一個時期，就算畢業，這不是和我所說的辦法用意相同，教育部已首先破壞了學制？所以談救濟青年在辦法上是很值得研究的。

從淪陷區到後方

江蘇同鄉在後方活躍着

李惕平

蘇省全境淪陷，大江南北六十一縣，簡直無一處乾淨，當我們懷念起故鄉的一切，真覺說不出地悲憤和沉痛。但後方各地無數的江蘇同鄉卻正到處的活躍着，這是將來江蘇復興的基幹，亦是復興江蘇的先鋒；同時也是比較地使我們在懷念鄉邦時或覺稍可自慰的。

要是問：江蘇同鄉在西南或西北各省的人數能有若干？甚至只問：在重慶的究竟有若干？這都缺少正確的統計可資答復。但是，當一個人旅行于各交通要線，或是荒僻小鎮，隨處可以發現有江蘇人在從事戰時的生產，其足跡之普遍，實視浙江廣東及兩湖人士而無愧色。

同時，很可貴而難得的，就是我們的同鄉，到處能自動的集結起來，成立粗具規模的同鄉組織，試就大概的形勢來說：第一，在陪都方面，江蘇同鄉會的成立，已具五年的歷史，自周府于二十六年西遷入川後，即行籌組，當時最具熱忱者，為武進朱文中（儉公）氏，屢經奔走聯絡，至二十七年春季正式成立，推出常務理事

七人，常務理事三人，會址設于重慶市商會。是時組織形式雖具，會務進行則較遲緩，繼受五三五四大轟炸之影響，會所不幸被燬，會務遂以停頓，而朱氏復患痢疾歸道山，更為該會莫大的損失。迨二十九年，會務經吳稚暉鈕永建等特借三元老及洪蘭友狄壽武張二陳鑾大鈞陳謙承鐵卓倫黃炎培諸氏之悉心籌劃，並經理監事聯席會議推定鈕長遷氏擔任總幹事，從此會務乃趨于活躍。如辦理會員通訊，修葺故鄉消息，介紹失業同鄉就業，莫不一一舉辦，並舉行江蘇各縣同鄉會代表會議，並促各縣人士密切取得聯絡。加入會員人數，現已達萬餘人，而永久會所之興建，得主其事者之努力捐募，亦已擇地于民生路巴將軍墓側，正式動工，期早完成，一俟全部工竣後，擬舉辦各項大規模之同鄉福利事業。該會今後將為同鄉團及工作的積極言，實足為各地同鄉組織的核心，前途定卜希望無量。

第二、在湖南方面，江蘇同鄉組織的發展，亦令人聞而興奮。民國二十八年春

間，正值長沙大火之後，其時，因抗戰而遷入湖南的蘇籍人士，多數居于湘西之沅陵。即由過鍾粹（楫人）及丁慕韓、朱經農、周仲潔、陳海秋、雍海樓諸氏，發起組織江蘇旅湘同鄉通訊處，以救鄉誼、運聲氣、鞏團結、倡互助為宗旨，旋于二十九年八月，移設衡陽，積極推進各項工作，其中過鍾粹（楫人）氏最具熱忱，終始其事，夫嘗稍備公並刊行蘇訊月刊一種，兼道鄉情，以解鄉思。近為籌定該處永久總計，並已于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在衡陽郊外的青龍山，建築新會所，嘉惠同鄉，良非淺鮮。

第三、在陝西方面，西安因地位重要，與集合于該處同鄉的熱心，遠在民國二十年間，已有規模江蘇同鄉會的出現。當時的發起人，為旅陝老前輩吳敬之，路承父等，在西安大保巷公字第一號，興建江蘇會館一所。迨至民國二十四年間，陝西省政府主席，恰為吾蘇同鄉（崑山）氏擔任，一設同鄉在其領導之下，會務更趨活躍，繼即由唐松山、譚善先、王遂

鐵北五年

(一)

薛明

這是一篇以活動於江南武錫澄虞四縣交界地區的游擊隊領導者高羨君為中心，記述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五年來游擊隊發展經過的文章。所敘雖都係過去的事實，而在大後方關心故鄉游擊隊之發展情形者，卻是一篇很值得讀的詳瞻史實；（尤其高氏最近已遭狙擊殞命，這一個紀載更足為懷念高氏功績者之紀念。）——雖然它僅以高氏為中心，未能普遍波及一般的發展，不免有所偏枯。

所謂「鐵北區域」大約是指京滬鐵路以北，包括無錫的北鄉，江陰的南鄉，武進的東北鄉，和常熟西鄉的一部分，這區域的南面是鐵路，中間控制着錫澄武諸公路，疎疎落落的點綴着若干座小山，再加上交叉紛雜的若干河流，是等常一帶比較適宜於游擊隊出沒之區。

現在，雖因各種情勢，使那裏游擊隊的活動，稍稍衰落了些；但在過去既曾開過燦爛的花朵；不久的將來，也必然會滋生出新的力量，重新放出奇異的光芒；所以這些地區是值得注意的地區，這地區的游擊史實，也是值得注意的抗戰史實。

◇編者◇

這篇文章，如果把他當作鐵北五年的游擊史看，在大的輪廓上，似相差無多；不過著者的見聞，難免不有偏頗的地方，掛漏之處，在在都有，如埋頭于游擊區軍政方面的安縣長蔚南，包縣長漢生，在鐵北著下不少汗馬勞績，今後反清鄉中，仍為鐵北的重要人物，但著者對這兩縣長的事蹟，有欠詳細，未敢草率操觚。

此外定有許多游擊英雄，被著者遺漏。廣徵博引，有待于游擊區的文化工作者，客觀地把他敘述起來，用更顯明的方法來綜合編纂，成為一部鐵北游擊的信史。

著者序于溧陽

一、鐵北游擊隊的胚胎期間

國軍至二十六年十一月撤離江南以後，整個的錦繡河山，陷於漫天的烽火之中，敵人雖長驅直入，佔領了京滬線所有的土地，但他兵員稀少，祇能駐紮在點和綫上，對廣大的鄉村，卻無法控制。

江南的游擊隊，在這個有利條件下，迅速地組織了，到處蓬勃，如雨後春筍，不可阻遏，敵人只有聚守在碉堡裏，不敢越雷池一步。

鐵北雖地屬平原，因敵人沒有力量掃蕩，所以發展仍很順利。不過鐵北游擊隊的特點因江南農村富庶，游擊隊易於取給

養，這樣便造成許多零星部隊，不易統一

當時勢力最大的，常熟蠡泰一帶有熊劍東部，長陰沙有楊老九部，江陰有朱松壽部，武丹有張少華部，無錫有季伯勤部。此外零星各部，繁如星棋，指不勝屈。甚至最小的部份，只有十多枝槍。而外貌

龐大的部份裏，仍由許多小部自由集合起來，名義上雖由一個領袖來領導，實際上各部自由設卡徵稅，各行其是。

游擊隊員的成份，包括一部流落軍人，都市失業工人和流氓，和破產的農民。由這些成份組織起來的游擊隊，當然對一班有產的人極度不利，所以淪陷後，一班家資餘裕的，紛紛到都會和城市去避難。

不久便脫離正軌，而趨入正軌，雖由政府派員加以組織所致，客觀上，也是它必然的趨勢，因為有許多游擊隊橫行不法，不受民衆愛戴而滅亡，同時有看智識份子的參加，起了模範作用，不進步即自然淘汰。

二、高祖羔部的突起

高部在鐵北是後起的一個星座，他在鐵北，人槍雖不及張朱季熊的衆多，但他的作風有後來居上之勢，這部力量大家對

他頗目相看。高氏原籍無錫第九區高家尖，畢業於中央軍校。曾任無錫縣黨部執行委員，中日戰爭勃起，擔任無錫防空指揮部重要職務。

由他起來擔任護鄉救國的游擊工作，本很適宜。因他的資望和人地關係，最配也沒有。

高氏的發動游擊，本不很遲，因他最初仍抱着書生的見解，認為憑他的地位，只要登高一呼，即可成功。何況鐵北各部都與他有舊。

他受了葉漸院游擊司令部謝昇標的委任，名義是無錫游擊總隊長。

他從溧陽回到故鄉，即委季伯勤為總隊附，編成五個大隊，自兼第一大隊，季兼第二大隊，第三大隊長為于國禎，第四大隊長朱冰蝶，第五大隊長為強學增，所部駐甘露灣口東北塘一帶人槍三千餘。

他雖受各部的擁戴，但對各部缺點，極表不滿，屢次在東膠山等處集合訓話，希望有所改革，最後看到各部積習難返，決定將各部名義撤銷，自己從基本上做起，要組織一個理想中的游擊隊。

他抱着這個理想來從事組織，也絕不願意以幫會制來建立部隊，又不能如梅盛煥之以新四軍名義來欺騙并利用青年，他只有學會國語以鄉子弟訓練成湘軍的一個辦法，所以他一開始便集合鄉子弟和區內的壯丁。

理想中的隊伍畢竟實現了，第一砲，為民請命，誅無惡不作之王長屏遺部阿福於楊家圩，把邱一山張浩明各部驅出九區，無遺流亡，安內攘外，這是迫不容緩的舉動。

後來他徵用前洲莊一部民槍。再收繳錫南一部偽警防家槍械，嶄新的抗敵力量便在鐵北出現了。

上接(第七頁)戰後江蘇農業復興計劃

D. 農村復興工作人員之選擇與訓練 欲使本計劃能生效力，必須有相當之專門家，即自建設廳長至工作人員，應遴選曾受良好訓練之技術人員充任。就目前而論，本省曾受良好訓練之技術專家，尚不為少，若能竭誠聘用，使為桑梓服務，當極可能，不足再與中央農業實驗所，或蘇省公私立農學院如中央大學農學院金大農學院及南通復旦等農學院，作人才與技術上之合作，亦未始不可受指臂之助。同時招收優秀農學生或研究員，與聘用之技術專家，朝夕接近，隨時指導，予以充分之訓練，以造成一批富有學識經驗而能獨立研究之技術人員。至於推廣人員，現時已感缺少，戰後將擴充建設，必更形恐慌。應請各高等農業教育機關

農學院則添設推廣學系，農業教育學系則添設農業推廣組，以研究農業推廣方法，同時培養推廣設計及領導人才。並於專科及高級農業學校，如江蘇省立臨時職業學校，省立蘇豐關富業專修學校，(已內遷)充實推廣方面課程，並分設推廣行政及專業推廣組，為戰後農業推廣之幹部。果如是，則本省將來之研究試驗及推廣工作，當可不致有人才缺乏之虞也。

抗戰七年，勝利在望，戰後農產自給，與農產外銷問題，自應及早準備，庶於戰事結束之後，即可實施，本省得趨復興而繁榮，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希我蘇人勿以空泛及想像視之，則幸甚矣！

雙槍女將王八妹

穆門

(一) 樹起鬥爭之旗

從京杭國道起東至大海的沿岸，沒有一個人不曉得雙槍女將王八妹，這是帶着極其濃重的神話意味的，一提到她底名字，這里的人民的眼睛睜開了，明朗的，閃着最輝煌，驕傲的光芒。他們——被浸蝕在人性剝奪，生命壓榨的苦海里的人們，能不因着那以鬥爭，犧牲換來的自由而歡快嗎？他們要親眼看有敵人一個個倒下，他們把愛與力增援了那些正擊碎着自由的桎梏的英雄們。

她是江蘇金山衛人，二十六年冬敵人在金山衛登陸，蹂躪到她的家鄉，當她從松江回來的時候，一切都變了，燒，殺，姦，擄，死亡，毀滅……她禁不住自己激動的感情呼求和良心的譴責，她大聲喊叫說——

保衛我們的海和土地！

這號不就像一陣狂浪滾滾前進，四面八方的青年男女，都來站在這個抗爭的旗下，立刻組織了一個四五百人之多的隊伍，槍枝彈藥從民間收攬來，經濟來源全由王八妹一個人担負。就在那年冬季，她聯合了附近另一個游擊隊向敵人作首次的進攻，在金山縣與新市（金山一個鎮場）之間的一個公路上，毀了敵小包車一輛，打死七個敵軍官兵——這次的勝利，贏得了民

間對她的威信，也就從這個細小的開始而展開了未來更大的戰鬥。

(二) 不滅的戰史

接着她在上海秘密活動，結果是失敗了，敵人派出大批偵探包圍她。她也想到，在上海無論怎樣活動得力，總沒有帶領着兄弟們參與直接的戰鬥更為有效。第一次的勝利永遠活動在她的記憶里，她不能放棄戰鬥，更不能離開那曾經和她一同拚過性命的百千個年青的兄弟姊妹。於是她決然離開上海，回到家鄉，重整旗鼓，帶領數百名最優秀的游擊戰士向平湖一帶開拓游擊的領域。他們首先和當地國防軍××師挺進隊取得密切的聯繫，并且加入了挺進隊工作，經費和彈藥有了來源，兵員也增加不少。王八妹和她底兄弟們驕傲的笑了，這笑聲告訴了千百萬受難者以堅定不移的鬥爭的信念和決心，誓死與敵人戰鬥到最後一刻。

不久她們受命派駐海防綫的乍浦。她有着超越的智力，很快的在這個海岸上展開了激烈的戰鬥，她勸誘過年老的敵守備隊長米內，使敵人陷於啼笑皆非的狼狽境地。她無時無刻不在打擊着敵人，終於敵人咆哮了，發動了一次較大的掃蕩。王八妹和她的隊伍并不因這「掃蕩」而退避，惶

恐，相反的，她鎮定的佈置着反掃蕩的有效的戰略，她憑着十餘次的大小戰鬥的經驗與教訓，勇敢的迎着敵人的襲擊。長安橋一役最為激烈，她兩度斬殺，兩度負傷，千百個軍民混成的反掃蕩的火花，燒焦了敵人額角，燒斷了敵人的「掃蕩」的繩索。

乍浦光復了，民眾們興奮得流着眼淚，旗幟飄揚在海風的歡騰的呼嘯中，五六十隻三八式步槍，指揮刀，重機槍，各色各樣的戰利品擺在每一個人視線的前端，叫他們相信：要生存只有戰爭——這是三十七年的事。

她底隊伍曾先後加以嚴格的訓練與調整，念八年她重新走入敵人的心腹內，把京杭國道圍得水洩不通，同時并派遣便衣隊從新滬入據點內作策動內應工作，武康縣境的重要據點曾被她攻破。

她像是一把鉗子，把敵人的喉嚨箍得緊緊的。

當年和她共同起事的李啓慶隊長在二十九年和她相遇的時候，已是滬和平軍十三師師長了。王八妹運用她底機智，說服了老友，所以她當時反敵工作的成功，多半是李某給了她的方便。李某的母親李老太太，對王八妹抱着無限企慕的心情，她往來奔走敵偽之間，偷運軍火糧秣幫助王八妹，名為仇敵，暗地合作，後來李某寧叛反正，這全是王八妹的最大的成就與榮

作。

幾年來，她的心眼沒有合閉過一次，她不願離開家鄉，她抱着與土地共存亡的決心，毅然站在海岸的肥沃的邊沿上。

去年敵偽在蘇浙邊揚言「清鄉」，更發動最大的掃蕩，把所有交通據點全部封鎖，她帶領兄弟們東闖西殺，後來環境愈來愈險惡了，她會幾度企圖渡過錢塘，敵人把她重重包圍在餘姚滕山連戰五晝夜，可愛的兄弟們大都遭難了，最後她帶了數十名兄弟突破重圍，飛向自由的後方。

(三) 堅決的表示

最近，在天目山，記者握見這位雙槍女將。

「能告訴我們你是如何的計劃着將來？」我問。

「今後嗎，」她說。

「是的。」

「毫無疑問，我仍舊回到我的家鄉，跟敵人拚，直到我們得着勝利。」她堅決的表示她決不爲了一己的安富而置家國於度外。

她穿着土布旗袍，身材不很高大，却是偉碩大方，像我們的古代傳說中的英雄一樣，眉宇間充滿了殺氣。她時常咬緊下

嘴唇沈思着；偶而鎖緊雙眉，朝上觀望着，這一些動作，都在說明着她堅決的毅力和獨特的遠見。

歷史當然不是英雄底功德記錄，但是無可否認的：英雄們的事業常是會推動着歷史的進程。我們希望着，全中國的婦女都像王八妹一樣，來向樊籠外的自由天地飛躍着。

「噯」，我們這樣叫她，她是配得上這種榮譽稱呼的。不久，她又要回到敵後，去執行那艱辛的反敵工作，是的，她真是一隻鷹，她將抓破了敵人的咽喉，使敵人的呼吸不能支持得多少長久。

關於本期

本期論著，楊蔭溥先生的戰後新江蘇的建設問題，揭出了工農並重的建設原則，並期望未來之江蘇，在糧食和棉花生產方面，媲美蘇聯的烏克蘭，和美國的塔克羅斯，確具特見；和前期特載檢討江蘇工業諸文，連載前期本期蔣濬齋先生的「戰後江蘇農業復興計劃」參閱，尤饒意義。蔣先生的大作，本期已全文登完，後半關於農業經濟，農產貿易，農事推廣，分項闡述，更較前半切實具體，都值得特別提出介紹。

特載失學失業青年救濟問題，因第三次復蘇月會座談主題，與蘇事座談會重複，停開一次，故所載全爲蘇事座談會紀錄。其中江蘇教育廳長金宗華和教育廳次長余井塘兩氏的報告，都極懇摯周詳；尤其吳稚暉先生的講詞，提出了很多值得深思的意見，留心青年問題的讀者，不可不仔細一讀。

從陪都到後方欄各文，亦都能保持前兩期的水準。最特得介紹的，還是傀儡內幕。本期所刊的第三節，從梅逆思平由偽實業部長被調繼長偽內部，描寫到汪逆手下公系母系把持傾軋，經濟漢奸相互排擠，陳逆孽君爾積巨量紗布失風，連累了梅逆思平坐不穩偽實業部長的金交椅，秘聞趣事，絡繹筆端，的確越寫越好，一節精彩似一節。

復蘇茶座兩文：「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低」，闡論知識份子的生活動搖，並推究其原因；「嗅到一些氣息也好」是身陷陸沉後上海的一個青年，因懷戀祖國的自由文化，致其現在後方的家屬，報告上海戲劇出版事業的現況，希望在復函中能得一些後方文化消息的一封信；復蘇信箱中更有因前期等待主義的答復而引起反響的兩封來函，都有一種一讀的價值。

所可惋惜的，是舊夢錄和連載小說春江花月夜續稿都未到。連載小說，本期暫時改登宛在君的中篇小說，宛在君自謙是唱戲，但這齣戲的內容卻頗爲精彩，編者預料讀者一定會忍不住連聲喝采的。

編者

秘聞
連載

傀儡內幕

不肖

三、梅思平之由「實」

調「內」

現在在南京傀儡幕中，最時髦的是公館派，所謂公館派也者，就是汪逆夫婦平日的跟隨。汪逆的主子是東夷，他們更是汪逆私人的奴才。現在汪逆沐猴而冠，他們自己也跟着袍笏登場，企圖把南京的偽中央政府化成為汪公館。在這一羣中，最擺得出的，是陳公博、褚民誼；其次是林柏生、梅思平、陳春圃、顧寶衡、陳若瑟，都是在偽組織中，身任顯要的。這一派人，除去陳公博還見過些世面，雖然當着偽組織的「NO.1 BOY」——陳醜在「我做上海市長」一文中，自稱上海市長一職是偽政府「NO.1 BOY」——尚知道自己稍顧體面外，其餘醜的作風，可以一人一事為代表。終還有人能記得，當民國二十二年，第二次全國運動會在南京開會的當兒，褚民誼曾以行政院祕書長的地位，為「美人魚」楊秀瓊拉馬車。他那洋洋得意的醜態的攝影，還曾給記者在畫報上刊出來過。到了現在，那可憐的給人當玩物看待的「美人魚」，固然不幸以人母之身，仍不能不玩着跳馬戲團的把戲，終於墜網，加入了潘三省——在偽政客以外之偽閒人——的三省體育會；而褚民誼呢，也始終仍以替地拉馬時的那種幫閑姿態，幫着他的恩主汪逆！這種幫閑的作風，就是那公館派醜的一致作風。他的都是由做清客而搖身一變，變成了紫客——黑色中的紅此其所以為紫也！然而這公館派中，却又分成了公系和母系。所謂公系，無非是久隨汪逆本人的親信；而母系則除汪本人以外，復兼與陳璧君有着密切的關係的。這兩系的界劃並不十分顯明，但是新興的公館派，如顧寶衡、陳若瑟等，則顯然屬於母系，如梅思平之流，則較偏於公系。

梅之於汪記傀儡組織上台以後，能獲得偽實業部長一席，完全是由於公館派的關係。實業部是個肥缺，但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淪陷區的人民，因為自己的生死利害，一切的命運，都全由敵人掌握着生殺予奪，偽組織除為虎作倀，助威吶喊而外，絕不能有所過問；所以對偽組織都抱着不理不睬的態度。因為整個偽組織的無能，所以偽實業部也發不起威來。可是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敵人對華中一度採用懷柔政策，把許多權奪到手，採取劫掠垂盡，更無油水可沾的國人工廠交還給主人，而南京偽政府則做着過手人，主管這過手一事的正是偽實業部，於是梅思平也就跟着煥赫起來。尤其在上海租界之內，南京偽組織以前因為其美勢力尚存在，不能暢所欲言，到此一般商人商家，有的劫於威勢，有的企圖假借，都以能奔走梅醜之門，沾沾自喜。於是，不特梅醜本人，就連帶梅醜的私人，所謂上海一處三局，也無不大大向招財進寶。這一處三局，就是偽實業部駐滬辦事處處長袁益德、特種商品管理局局長章俊，商標局局長項珣，保險監理局局長孫某。袁益德在戰前不過交通銀行上海西區分行的一個小行員，可是因為在日本留過學，討的老婆也是日本女人，當敵人強占南京後，他就因能說幾聲日語，和利用裙帶關係，登龍有術，拍上了梅醜，由偽實業部司長而升任次長，兼駐滬辦事處處長，成為梅醜左右的第一個紅人。其餘三局局長，原也都是些同樣不見經傳的人，其升官發財的途徑自也不見得會略較高尚一些。據上海很轟動的一個關於這幾位的流行故事，是：有一天晚上，袁項孫三醜聯袂而至上海最大的舞場仙樂舞宮，他們們走到衣帽間去

寄託衣帽的時候，取醜不經意的用肘觸着一個高麗浪人。那浪人大約因為和敵方特務人員是有着相當關係的，所以在上海頗有大亨之稱，借敵人的淫威，對於我國同胞，當不免任意魚肉着。當項醜不注意碰到他的時候，就立刻呼氣相衝，高聲道：「朋友，識相些，我正醉着呢！」不料項醜也自恃我輩是南京高官，竟絕不買賬，還口道：「我也醉着呢！」那浪人聽了這話，怒不可遏，接着就用日語一陣漫罵，袁愈在旁，不能再忍，也用日語還罵道：「你忘掉你的祖宗了！」這話更激怒了那浪人，回過身去就給袁醜一下耳光。孫醜在旁，看到同伴吃虧，自不能束手不管，上去勸解，結果也遭了幾下，把臉都打腫了。最後結果是袁醜打了個電話給敵人憲兵部，把這浪人押走，算進這三醜的賬面。但這場醜劇却可以十足說明這一處三局的無聊荒唐。以這種人來負責上海工商業的政務，又焉得不弄到整個上海工商界烏煙瘴氣呢？

梅醜在南京偽組織中權勢達到頂點的時候，是在汪逆宣布「中國」參戰以後。那時，敵人表面上宣布把經濟統制權交還了中國，敵人的大東亞和青木還為此事，大吹大擂的飛到南京一次。於是偽政府就成立了全國商業統制總會，專事辦理經濟物資統制事宜。表面上所統制的區域是蘇浙皖三省，而實際上權力所及，因為三省的敵偽背景，極其複雜，政令不出上海一步。而上海復因敵人指揮下的工部局，為了物資統制是利敵所在，不肯合作，遇事阻擊，以致偽商統會一切設施，無一不成假局。但是雖然偽商統會是個無所作為的組織，而上海總是一個撈錢的好地方；同時開張之始，也並沒有想到後來的局面會那麼慘；所以孫醜都想把這機構攫取到手。和這機構有直接關係的偽部有四，一是偽實業部，二是偽糧食部，三是偽經濟部，四是偽財政部。其中偽實業部因為是該管部，所以梅思平手最長，就一下子把這組織獨占分配了。這機構的主要人選，敵人最中意的是想拉周作民做偽理事長，因為他是南北都走得通的；其次才輪到唐壽民。可是徵

求意見的結果，周作民表示不願做得太露骨，堅決拒絕，被綁做了個監事。而唐壽民則一來貪念極重地交通銀行舊部；二來由於他昔日在交通銀行所經營的政客現程又大多積聚在南京；三來是爲了金融事業關係，與偽財政部又相當接近，更加上上海一般金融界人物也都頗意捧他，因此近來樓台先得月，偽政府就發表了他做偽理事長，監事長則由上海現存閩人之一閩閩亭充任；監理官則由偽實業部委派陳允文充任。至於理監事則搜羅上海工商各界的閩人鉅子充任，其中或出於鑽營，或出於誘迫，再令他們組織各地商業公會聯合會以充實下層機構，而在滬偽實業部的三局則全分任着監理官，這其偽實業部和梅醜權勢達到了頂點的時候了，大有囊括整個滬區物資經濟之勢。然而好景不常，唐壽民二人實代表着上海現存金融工商界的兩派，唐壽民代表金融界，聞則代表工商界，主要的是花紗布業。在籌備組織以前，聞及上海工商界聞人中的意見，以爲該組織的核心幹部秘書長及四處處長，應由金融工商各界平均分配，而秘書長一職，尤着意於偽總商會秘書吳某來担任；而唐則一概拒絕，毅然決然的全以金融界人物充當，而以唐部張佩紳担任秘書長，所謂吳某僅不過委以一秘書名義；這樣就造成了唐聞二派的分段。聞一怒之下，一方面以拒受監事長作消極抵抗；一方面更積極的利用偽實業部的三局加強充實下層的各商業公會聯合會的組織；另一方面偽實業部也發覺唐心懷巨測，暗示接受這種行動，以向唐壓迫；這就更造成了商統會內的實業部系本身的分裂。同時各偽省政府當局，則由李勵士等以武力爲後盾，顯示蘇省不願與商統會合作，其他浙皖二省則製假作廢，不理不睬。於是所謂商統會對外既無路走，內部又無辦法，成了衆矢之的；因此染指不多的其他二偽部，偽糧食部部長顧寶衡偽經濟部部長陳履君等，也就乘機活躍，聯合向梅醜進攻。在此時，唐壽民本人，又因遭受壓迫，不得志於偽實業部系；現在看到偽實業部系既有垮台之象，自也樂得見風扯蓬，向各方暗送秋波。各方局勢醞釀融合的結果，是唐壽民更

上一層樓之商統會直屬行政院；偽糧食部另成立米糧統制會，獨立於商統會之外，由袁履登任主任委員；偽經濟部轄各地商業公會組織由偽實業部手中操縱過來，於是所謂偽實業部系下的商統會，上層結構是整個飛出他的掌握去了，下層結構的各地商業公會給偽經濟部操縱去了，剩下的只有一個既不能令，又不甘受命的各地商業公會聯合會的空虛機構用來聊以自解嘲。這是梅醜任偽實業部長時的第個打劫；而合作打擊梅醜的，却正是同為公敵派然而屬於母系的顧陳二醜。

敵人在表面上雖算由商統會這一機構，把物資經濟統制權交還給了「中國」，而實際上那商統會的班手又何嘗肯放鬆一步；既提出了一大東亞共存共榮」的口號，戴上了親善的假面具，有許多毒辣的宰割手段，不待言思自己動手；戴不得不假手於偽偽，讓他們把着惡名任人唾罵，自己假做看好人而已。淪陷區物資最受敵人垂涎的是糧食，次之是紗布，糧食在農民手中，紗布在商人手中，而實際却操縱在偽政府的要人手中。農民墾實，沒有背景，而却分散；糧食易搶而難搶；商人刁滑，又聲氣廣大；然而囤積集中在上海，所以不易下手，既下手動可以一網打盡。淪陷上海整個紗布市場的有一三虎，一為汪逆妻陳璧君也；三虎者一為李士琴妻，一為周佛海妻楊淑潔，一已忘為何醜之妻，而其他著名的周作民竹其陸某等大紗布囤積者，却還都沒有資格列入，那也可見這一三虎手中囤積紗布數量之雄厚了。敵人對於紗布的整個掠奪既蓄心已久，但始終遲疑於下手，到去秋才決心整個用低價收買。但知道關礙極多，消息一透露，就立有物資下運的危險，所以事關不置，極為秘密，僅於三週天內，將擬定的紗布收買條例交給偽實業部秘密研究，隨即馬上提付偽行政院會議通過。據說在實施前的一晚，敵駐偽大使館會特派人去訪問陳璧君，問她究竟對於這事的感想如何？不知還是梅醜事前並沒有把條例內容詳細通知她呢？還是她自恃是汪逆的老婆，胡言亂語，一年可以通天，她的東西，人家決不敢碰呢？她還祇

是不動聲色的表示：非如此辦，「政府」的經濟政策，決不能徹底實現，所以地對收買辦法很是贊同。當訪問的敵人看到她那態度安詳時，以為地真神通廣大，居然在二三天內就能把手中所有的二萬七千件紗全數拋掉，倒也私心佩服。走出門後，就向人咋舌讚地確有正法。而事實上，當偽政府正式把上海市紗布收買條例宣佈實施以後，陳璧君手中約紗實在却一件都沒有脫手。因為敵人對條件看得相當嚴重，對於後方的輪視閉，都由敵大憲兵自己執行；偽政府的公人處有非多都遭受到同一的厄運，但都當之東主，一籌莫展；陳璧君自也不能例外。但她却不怪自己不該囤積居奇，讓敵投機，反可怪梅醜不該以正確的標準供給她，致地受累遭殃。所以說梅醜不該以正確的標準供給她，已全部暗盡，主心是實業部長已不該自己人，要求調換。論理，梅醜是公敵派，怎麼不是自己人呢？而地是公敵派，但還夠不上是自己人；因為地是老汪的公系人物；所謂自己人者，更必須屬於地本人任系的人。接着她又飛到廣州，叫偽廣東省長。約內無頭腦神出面請來「中央」電給地，地的是想用移花接木之計，把地所有的一萬七千件紗全部對廣東，再設法將管，但敵人在解李士琴後，地又授命地，宣佈大城市場廣州在內紗布全部收買。於此陳璧君本領再大，也只有死路一條了。然而，梅醜醜偽內政部門那冷無門。接他偽實業部長任的，却正是屬於公敵

偽幣與冥鈔草紙同值

【上海專電】上海幣於三年前到滬，改：紗布，去年紗布收買，即以幣收買，投生海，乏時實出糧食，加以目前生活日高，幣形趨緊，出入差件日遠，一家六七口，日持幣，苟安偷生，正不知如何得了！現幣間米每石四千元，舊一斤一百十元，硬柴一担四百五十元，等一担一千五百元，金價每至十五元，銀一二十支者每條十七元，三十二支四十五元，六十五支者八十元。（以上均指黑市價以儲蓄計）是幣人者：儲鈔一百元，僅得冥鈔八十元；草紙一張，亦僅九角。（下略）

復蘇資料室

稚暉文獻館緣起

錢基博

惟中華民國造國之三十三年，我鄉老吳稚暉先生年八十，於是鄉人君子，奔走相告，咸曰：東胡作惡，薦食上國，以蕩覆我江東，害及六載；我無錫泰伯讓鄉，亦淪爲異域，乃惟我一方之多罪通逃，是崇是長，以欲殺我十女，魁汚我滿山。凡我父老兄弟諸姑姊妹，不甘爲臣妾，捐墳墓，離親戚，有冢之不恤，掃越之勿遑，以來贖就我元首而行都是聚；天機遺我一老，是瞻是依，元首之所式禮，國是于焉大定，張皇六師，捷仗用張，以肇造我邦家，湖山重光，會有日矣。天其以壽吳先生者壽中國，而扶持匡輔之，以於萬斯年延勿替，凡我鄉人，萍同州里，何可不以壽中國者壽吳先生？有吳先生之睿思淵識，而匡革命大業以底定；有吳先生之冲襟雅抱，而樹民國軍倫以模楷；然則，吳先生八十歲之身世，豈非民國於萬斯年文獻之胚胎？而吾黨壽吳先生以壽中國者，庶其在此！於是有一種文獻館之議，而德風慕義者攘臂以應，百萬之資立集以爲基金，無錫西郊湖濱之基地百餘畝以爲館址，僉以基博粗諳國聞，而命載筆，式告於四方。伏惟先生之生，爲民國紀元之前四十七年，實清穆宗之同治四年。其後一年而我鄉老翁壽華芳奉兩江總督會國華之命，以開辦江南製造局於上海，始造機器，譯西籍，而謂歐美科學工藝者紛然並起矣。然前一年則會國華以湘軍克南京，而設太平軍國，建書院，補行江南鄉試，復科舉，而定民志，一時清廷中興，實爲貞下起元之會，而先生則貞下起元之人也。先生少而熟經詩史，以該生有名，遂業江陰之南菁書院，尤

擅特聲音訓誥之學，而以制舉文中式者緒辛卯江南鄉試舉人，於是先生年二十七矣。日本之興也勃焉，實以其併吞朝鮮，以迄甲午，而我赴援之海陸軍幾焉！前我台澎，薦及遼東以來，蕩我邊疆，於是先生親清政之不綱，憤人心之積靡，民溺晏安，士登祿利，發憤太息，以爲小儒安足爲，而幸所學不復事。東游渤海以走日本，西泛大西洋，以歷英倫法蘭西，周諮治道，而知四國之爲。顧高瞻遠矚，不聞耳目，燕居持論，謂無治者到治之極效，而無政府尤爲政之至善；知至至之，可與幾也；而後知代議之以滋紛紜，民治之不爲善治。特以長國大念，不爲放言高論，而度時勢之所能行，則尤以爲勞工而不神聖，不能以正德利用；中國而不革命，必無以起衰振墜；與國父週旋推故，出入諷議，國父以先生宿學高望而敬之，常不任以事，以俾有今。元首之遇先生也亦然。然先生戲笑怒罵，發聲振聵，謗言微中，亦以解紛；感德大業，獨以行所無事；言滿天下，難出莊諧，而博涉多通，不爲拘拘。昔人謂程明道以一身備四時中和之氣，而所過者化，吾則謂先生以一生擅歷古演變之通，而所存者神。其爲學自制舉八比文，小學訓誥，經史考據，以暨西洋科學工藝，無所不治，而要歸於實事求是；其論政自英國君主立憲，法國民主立憲，蘇聯勞農共產，以暨烏托邦之無政府，無所不談，而要歸於輔世長民；其歷事自辛亥革命以及今元首之北伐，「清黨勦共」迄於抗日，無不親贊，而要歸於服勞自給。每語人曰：「吾等頭之年齡已過，未能爲勞工之神聖，尙得入與工人爲鄰

，習植鉛字數千，出攝影機一具，以意攝取天然諸美，服勞自給，無幾無負此生」。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革命為投機，而元首倚畀，大業攸贊，子弟未使為卿，服食不改其故，菜飯飽，布衣煖，安步以當車，澹泊以明志，冲襟雅抱，一時無兩，尤足標楷羣倫，而以儀型百世者也。余故樂得而稱道之，不敢以辭。獨念 先生以俊傑之識時，膺古德之清操，其求知則歐美也；其持躬則聖賢也；有以見中外之通而觀其通，有以擅古之美而具經於身；和而積中，英華發外，綜其一生之所歷，而上下五千年，橫九萬里之文化，無不賅焉。此一老也，天下之大老也；一吾一鄉一邑之人，所得私也，凡吾鄉人君子，何可以私 先生者私文獻館，而必成功之自我？凡我邦人君子，必能以敬 先生者贊文獻館，而漸傳力以相佐。上自元首，下迄朋儕，無不以為中國者壽吳先生；懿德之好，誰不知我？凡我鄉人君子，宜廣 先生之德業於天下，而以文獻館之籌備，之成立，與天下人間之。孟子曰：「善與人同」；老子曰「為而不有」；先生不以革命之成功居寵利，此 先生之為而不有， 先生之盛德也；吾黨不以大人之利，見私也，此吾黨之善與人同，父老之微意也。是用擬告邦人，宏此遠謀，而所規旋，具如左方：

(一) 建雅文獻館於無錫西郊之東大池，以藏先生之著述言論手蹟，以及藏書什物而董理之，以備文獻。

(二) 請 先生水原本本之意，而推其補之所自出，建泰伯讓王廟於萬頃堂，以刊仁讓。

(三) 設雅文獻館於龍頭渚，作青後進，而注重科學工藝，以貫澈 先生平生科學救國，勞工神聖之旨。

(四) 集圖書十萬卷，附設雅文獻館於文獻館，開放閱覽，以宏造就。

凡此四端，樹之規模，其他措置，因時之宜，如有同心，曷與乎來！

自本刊發表李涵芬先生創立雅文獻館籌議一文後，海內俊彥，咸相贊同，並共籌 吳先生淡泊為懷，力辦補張之志，擬先擬訂計劃，俟戰局轉變，吾蘇湖山重光，再圖積

極進行。近承吾國國學名宿錢基博（子泉）氏，迭次來函，表示高見，其言曰：鄉人君子，以吳稚老年八十，而設計辦雅文獻館，不設圖書館，研究究，以此促進地方文化，而惠後學，所系甚大。稚老謙而彌光，然於提倡文化，以惠來學，向以熱誠，以能予諸君子之一片赤心，可敬而促成之也。至稚老文集，如願而委，則不致遺命。並發心就集中文字，提了鈞玄，經緯稚老一生事實，為作一傳，冠集前，以啓後學。茲事道途宏大，而始計不可不定，鄙意戰後文化，須物質建設與心理建設並進，而研究則注重科學工藝，供給神食糧，注重心理建設，而研究院則注重科學工藝，促進物質建設。卓識偉謀，足資依據。近更擬「雅文獻館緣起」一文藏寄，用亟披載，以快先觀。

復蘇月會第三次座談

如何加強陷區與後方的連繫

時間：五月十四日下午二時
地點：兩路口社會服務處社交室

報告及主講：1. 蘇省戰區與後方的連繫構構及其工作狀況；2. 關於加強戰區與後方人士之感覺及希望；3. 關於加強戰區人士之感覺及希望。

座談綱要：1. 如何通過現有連繫構構，集中交換後方及戰區可以公表之材料，及有關復員準備之資料？2. 如何利用現有之材料，加強後方各省市同鄉之連繫？3. 如何通過現有之材料，集中交換戰區及後方之材料？4. 如何通過現有之材料，集中交換戰區及後方之材料？

歡迎讀者參加座談，關於座談綱要，如蒙以寄到本報者，乃當登報刊登。復蘇月刊社啓

復蘇茶座

「萬般皆上品唯讀書低」

日本

——論知識份子生活上之苦悶——

最近大公報社評，論「物價與文化」，中間有幾句很警策的話。其說：「教授學者之收入，固不如苦力與農工。」「萬般皆上品，唯讀書低」。固不幸已由這刺而變為現實；「行行有飯吃，著書當餓死」，似亦成爲冷嘲的真理。這本來不待說明，一般人早已有這種深刻印象。所以現做著公務員文化人的，很多已經改業；尚未改業的，也幾乎沒一個不想直接間接多少和工商業發生些關係。就是沒有資本或缺乏營運能力的，也不是時常高談著某人現做某項事業，頗爲得利，空咽着唾液，不勝其涎羨；便是空中樓閣般不斷計劃着經營什麼什麼，過屠門而大嚼，給自己以想像勝無的幻想。而當日用不給，妻兒老小，免不了啼號號嚶時，室人交謫，不是一男人有辦法，你偏沒辦法，除了你還不知道一個苦力；便是恨透了那繞身旁的小弟，不能讓她出去找工作。

在生活上海個動搖了。姑不論其是否整個動搖，一般知識階級生活有壓迫而感苦悶，至少是事實。這些現象自然值得慨嘆，但從「萬般皆上品，唯讀書低」這傳統觀念，一轉而爲「萬般皆上品，唯讀書低」，從某些方面看，到並不完全是壞現象。這當然要以一般人所共知的「萬般皆上品」，究竟特別看起「那幾般」作前提。由前者說：如果一般人對「讀書」的解釋，還是借此爲作官或增高社會地位的敲門的傳統觀念，這樣的轉變，和因這轉變而發生的動搖，似乎對中國的新生反是必要的；反之，如果讀書兩字的解釋，是指學術的鑽研，那這一個轉變和動搖的影響就太壞了。由後者說：如果社會上對「上品」的「萬般」特別看起有頭腦的實業家，有熟練技巧的生產者，那麼一個借讀書爲敲門磚的所謂知識階級，收入不及一個苦力和理髮匠，或者很應該，而且也或者還是中國新生所必需；但現在卻是一

個學者教授生活不如苦力；苦幹的實業家，有技巧的生產者，享受不及不識幾個大字，稍有理智，善於牟利的商人暴發戶或汽車夫；那這這種轉變和動搖，更不能不認爲很有問題。

所以分析這種動搖：使「讀書」爲「敲門磚」的知識份子，深以地感覺，僅備「學」出身一和讀書人——知識份子——的頭銜，已漸漸地，夠作他們滿足預期生活上享受的護符，雖並不全壞；但同時也使一些貨真價實，努力鑽研學術的真正的知識份子，明白地感覺他們半生努力，不及一個投機牟利不識幾個大字的商人暴發戶或汽車夫，影響卻頗爲嚴重。再較詳細的加以申說：前者的結果，形成一般所謂知識份子的後進，他們除了敲門磚的讀書，很少受過職業訓練，所以有的雖改了業，但由於職業訓練的不夠，和商人暴發戶的得勢，大多數走上了總商的路，結果是助長了商業投機的猖獗；有的想改業而沒辦法

，結果榜復復榜復，只增加了對傳統生活地底動搖的不滿，而未必透澈瞭解自身受了精讀書為敲門磚傳統觀念的毒害。（本刊二卷二期信箱中，發表了等得主義的解答，據編者說本期又先後接到幾位讀者討論等得主義的來信，我以為這問題所以會引起讀者的注意，就是知識份子生活上榜復榜復的結果）。所以就動搖說，雖不全壞；就轉變醞釀的傾向說，卻又完全要不得。至於後者的結果，形成了一學問技術不值錢，投機取巧最得時「的風氣，因而學術空氣大大低落，一切製造或著作率率剽竊，其影響的惡劣，自然不用再說了。

這些現象確實都很值得注意。吳稚暉先生在蘇事座談會中發表關於青年教育問題的意見，主張把普通中學停辦，一律改設職業學校，這意思粗淺的說，就是全國知識青年應該普遍接受充分的職業訓練。吳先生這會很精闢地說：「即使一個了不起的文學家也該用些吃飯方法」。我以為這話不但為一般被救濟的學生說法，同時也直抉出目前生活動搖中知識份子的病根。如果這些知識份子以前都受過充分的職業訓練，懂得多種或一種的吃飯方法，他們可幹的事正多；生活環境即使仍不免給他們以刺激，但這種刺激不會使他們像現在那樣榜復苦悶，毫無辦法，只有推動逼迫他們利用已有的職業訓練，作更進一步的努力。同時，社會因他們的影響，商

業投機的猖獗，和學術空氣的低落，或者也可不致嚴重得現現在一樣。

總之，目前這平常的環境，對知識份子早已提出從前所不曾有過的新要求。多數的知識份子，不能適應這新要求，只見暴發戶和汽車夫之類的前得意，因而不滿，卻沒有認識清楚自身的錯誤，我以為他們待得苦悶將永遠是徒然的。因為，造成他們待得苦悶的原因，既有歷史性，而且每一個社會現象的形成，又有各種複雜的錯綜複雜的背景；要想立刻解除，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希望他們不必徒然欣羨商業投機者和汽車夫，也不必徒然自己待得苦悶，他們該反省自己的錯誤，把握住變

點，弄幾糾正並促起各方作有效之補救。

或者有人要說：知識份子該安貧樂道，為學術而學術，不該把知識和生活連在一起，談話自然不錯。但究竟少數學者才能有此精神，不能寄望於一般人。更何況中國的知識份子向來最「現實」，「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讀書求知，很早就被認為獲取生活享受的敲門磚？所以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雖值得提倡；知識份子的生活上的動搖，僅就動搖說，不完全是壞，而其演變卻實在更值得注意。

即使嗅到些氣息也好

丙 一

這是丙一君從上海寫給也大哥的信。他不但報告了舊曆中上海的戲劇和刊物的情形，同時也深刻地暴露了地獄中的青年對大後方自由中國文化的渴望。他開始就說：「總想讀到一些令人振奮的文化消息，即使嗅到些氣息也好！」結末又說：「我們是在如何的渴望呀！像在沙漠中尋求一杯水的熱望！」至於死境唯一的「生的欲求」！這樣的迫切，這樣的熱烈，真使人感動！可是反顧大後方的文化情形怎樣呢？有多少值得振奮的消息？能滿足陷在地獄中像丙一君那樣青年的熱望麼？似乎每一個和後方文化直接間接有關係的人們都該深切地反省一下！

大哥：每次接到你的信，總想讀到一點令人振奮的文化消息，即便嗅到些氣息也好，你却使我失望，心裏十分埋怨你的不能

使我滿足！

還是我向你說些這邊的情形吧：曹禺改編的「家」，最近在滬事變後新建的會場

電影院上演，由話劇前輩朱端鈞導演，頗為成功，人物、舞台面的處理，達到相當美的條件，也可說是成功的；演員技術不見洗練精夥，是遺憾。——家的劇本我已看過，實在太好，把巴金原著中每個人的個性行動，襯托，刻劃得活生生地，特別梅和珏傾訴衷腸，和覺慧談話的場面，以及最終的瑞珏的死，描繪得真太好了！不過對於覺民，琴的描寫，似乎怕麻煩，被省略了。也許曹先生不熟習介乎覺新和覺慧之間一類的人物吧。——可是賣座却悽慘得可以，那次我去看時，觀眾不滿三百人，該劇社不久以前也曾演過一個十分好的喜劇，作者是和李健吾在清華同學的楊絳女士（筆名季康）過去有文章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李氏譽之為中國惟一之喜劇作家。據說的確很不錯，可是賣座仍然悽慘，大虧本。事實上，大部份話劇觀眾沒有錢，沒有功夫或沒有眼福，不在上海；多數的觀眾就是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化幾個錢來消遣尋歡樂的，劇社根本不在他們的眼中。看看賣座成績，真的要傷心，悲憤，但看看原來是這班養狗養貓肥頭肥腦的大人先生，摩登女士們，也就坦然了。因為這樣，寫戲派的「秋海棠」，居然擁有一百多萬的觀眾。要劇團長壽，維持下去，就要多穿插噱頭，譬如不久以前的「福爾摩斯」，上海聯藝劇社在關心演出的「香妃」，簡直壞透

了，然而天天客滿。據說行頭好，布景值錢。此外，雲飛路的巴黎大劇院改演話劇，由石揮，黃佐臨，丹尼，史東，白文等組織之苦幹劇團上演，曾演柯靈改編的「*me with the wine*」一般的批評很壞，對於人物的性格的描繪較原著差太多。最近上演的佳佐臨導的鬧劇「櫻上君子」，雖然沒有看過第二個鬧劇（在中國也許是首創了），劇本好（其實說妙比較適當）導演手法好，風趣，輕鬆，每一句台詞，令人發噱，卻不流於低級趣味化，賣座倒不錯。另一個卡爾登上演費穆編導的浮生六記，雖然情節很單調，經過去林六師的大捧特捧後，似乎也合上海觀眾口味，很能賣座的。接着要上演的李雲華（過去筆名李一）以蔡鍔史實編的「小鳳仙」，由費穆導，和其他幾個新創作。此外，預備演的大劇，有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劇本可惜讀不到）等，照現在的賣座的成績和觀眾看起來，是不會有滿意的演出的。上海話劇院最近倒有六七個戲，可惜在生意眼上着想，不會有大意思。

刊物方面呢？倒很多，銷路以鸚鵡派的大眾春秋，小說月報為最好。比較可看的，有自去年七月出版，一掃鸚鵡派的習氣，而偏重新文藝的「萬象」，柯靈（按，聽說最近已附逆了）主編。有許慶平，王統照，金人等寫稿，裏面關於「西邊」文化通訊也較多。新年號的預告，有郭沫若的手記（散文），再寄小讀者（冰心），怎樣讀小說（老舍），魯子愷的蜀中通訊，丁聰的家書之什，施蛰存的詩，曹聚仁的桂林漫遊了（雜文），還有許多化名的作家，內容可以說相當充實。在我們嗅不到文化氣息的沙漠里，老是讀那些幾個熟名字，連文章也看不入眼，不是瞧不起後起之秀，事實上太差，沒有內容也沒有技巧，就讀讀故事。另外還有吳誠之編的「雜誌」，綜合性的，我不喜愛。還有模仿人間世的一風雨談，「古今」、「人間」「天下」更提不上勁來了。

總說□□在真正氣文藝理論刊物，查牧之的「國總統號」劇本也帶到上海，但都不能即出賣。現在祇要聽到一點音訊，就儼然得寶貝似的，興奮好幾天，但往往不能如願，祇是憧憬，想想罷了。

大哥；我請你！哎！我求你吧！把一些散文隨筆詩之類（較隱晦的）抄下寄來，我們是在如何的渴望着，呀！像是在沙漠中尋求一杯水般的熱望！——瀕於死境內的惟一的生的欲求！文化消息也望你寄來，如果你有暇寫稿，不妨寄點來，讓我替你投到雜誌上去。

大哥你又要去桂林或別處，看樣子倒頗自在哩，心里說不出的羨慕！二月號萬象中有篇「閑話重慶」，（黃裳著）說到吃和玩，真羨慕煞人！大哥你也寫點來，讓我讀着過癮吧！

×弟：三三年，一二，十七，上海。

復蘇信箱

關於等待主義答復的懷疑和抗議

(上)

編者先生；

在革新二號的復蘇信箱，讀到你對王希賢先生的答復，引起了我不少感慨和懷疑，忍不住要寫出來和你討論一下，你或者不會感覺厭煩吧？

等待主義和命定觀念相連，是錯誤而且絕對不得的，我贊同這說法。但命運並不是完全沒有？我覺得不無疑問。

我有兩個朋友，他們是兩兄弟，江蘇人，老兄流亡入川後，娶了一個四川老婆；老兄則娶了一個湖南人的兒。老兄手裏略有幾個錢，便接受了四川丈人的勸告，把所有的錢都買了田，那時還是二十七八年，田價很便宜，幾千塊錢竟買了幾十担穀子的地。老弟的下江丈人見了心動，他也有幾千塊錢，就也託老兄的四川丈人，買了幾十担穀子。可是隔了年把，米價很不穩，別的物價卻因紗價的波動，都不住地上漲，他覺得買田收租，遠沒有囤貨做生意，——尤其是囤布匹來得有出

息，於是連忙買了田，把錢儘數買進了印丹士林布。不料才買進，原來市價很俏，一天跟着一天往上漲的，忽然變得穩定了；隔了近十個月，布價雖然減些，但遠沒有預料的多。他覺得不好，連忙又賣了布，改圖別的東西，不料結果也是如此。到前年年初，一結算，雖然賺了一些，但穀子已經一漲再漲，他新賺到的還抵不過幾担穀子的市價；而那個老兄守着那時同買的地，一年竟可收入上十萬的租息。於是地噁了口氣，把所有的錢，再去買田，可其田價比以前已漲了上百倍，連本帶利，只買到了一担穀子的地。

從上兩個例子，你能說命運是完全沒有的？你能說中國老古話說的「一動不如一靜」——等待主義，是完全錯誤，絕對要不得的？

我也是一個在戰時生活落窳，而被迫採取等待主義的人。從前我絕不相信命運，絕不替或靜守；也許如你所說的，現在大了幾十年紀，已到了中年，所以和以前是不同了。但自信精力並未較前稍見衰頹

，所以雖然被迫等待，內心是決不甘安於等待的。看了上期的你的答復十分感動，尤其你說的等待主義是「滅亡的預兆，沒落的前奏」，使我十分警惕。但想起了上面一個例子，我雖聽你的話，不再安於等待，卻又被迫不得不相信還是等待好些。我這觀念或許仍是錯誤的，我願你予以圓滿的解釋和指示！敬祝健康！

讀者 敬德上

四、九

我該怎麼辦？

我看了上期你關於等待主義的解答，我不但不十分同意你的話，而且還要向你提出抗議。我以為等待主義是苦悶旁徨的一種極端表現，他決不是甘心等待，他是在徬徨，他覺得沒有辦法，——實在是不知這怎麼辦。他一定苦悶地鑽天在尋找這樣一個不容易找得圓滿的解答，「他該怎麼辦？」可是他找不到，於是向迷惑，他徬徨再加上徬徨，苦悶再加上苦悶，最後只能歸咎於命

運，歸咎於時代，而把幻想寄託在「等待」。你以為這是中年的，灰黯頹廢的，錯誤而絕對要不得的，並且還重復地大聲提出警告：「等待主義是沒落的前奏，滅亡的先聲」，不錯，你說的都很對，你對這已盡了警告的責任，可是你只粉碎了他暫時想安自己頭以支持一線孑孓生存下去勇氣的理想，而對他今後該怎麼辦，——也就是王希哲先生鄭重地請你指示的「他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卻只淡淡地答復了這樣空洞得最沒有空詞的兩句：「你該勸他反省自己的缺點，不要盲信命運，不要憑戀過去在家鄉的成功」。你這樣的解答，——只消極地破他的幻想而不積極地予以具體的指示，——足以使他由發得苦悶而跌入絕望，——假定他完全相信你的話。我要不客氣地向你抗議，——「嚴重地抗議：『你這樣的答復，不但並沒有盡到你的責任，解決詢問者的困難，而且更增加了他的苦悶，你是太殘酷了！』」

就拿我來說吧：我是一個才二十七歲的青年，我的精神正旺盛而活躍，一向蔑視保守而傾向進取，絕不聽如你新說的精神力不夠傾向保守而不進取的中年，但我近來卻逐漸有些灰黯頹廢了。具體地舉幾個實例來說：

我曾在中學教過若干時期的書，目睹一般學生幼稚幼稚，刻苦用功是絕無備有

，不守紀律欺凌師長則習為常事。更可恨的是同事間居然也有派系，尤其是年齡較長久於任教的一班人，他們都有家累，活猴王的現味，雖然並不十分好，但家庭拖住了他們，早已消滅了他們的志氣；生活既這般艱難，終國難財沒有資本，沒有錢，甚至也沒有冒險一下的勇氣；於是他們就把現有的職或寧拖住了作為金飯碗。為了這金飯碗，不惜犧牲學生，忍受學生的越軌行動，甚至別人稍稍振作一下，他就妒忌；放縱學生，利用學生，或用其他手段來排擠你。我看不慣這樣子，而又沒有力量，沒有法子，矯正這看不慣的樣子，於是終日待得苦悶，而且逐漸成為排擠的目標；忍受既不甘心，應付又覺不層，結果便一天天地灰黯頹廢，終於離開了學校。

我也曾做過過進公務員，一天辦公八小時，最忙的是幾個辦事，大部分的同事，都閒得沒事做，不是看報，便是寫信，談天。機關裏的主官，表面上對員工的福利極端注意，可是實際卻滿不是這回事。自上級至下級，派系也異常鮮明，某人是「口口」的人，某人又是「口口」的人，每天都可隨時到說；隨時隨地地「代着人」的「關係第一，不問才能；關係第一，不談公事」；這十六個大字大約可以包括一切。我初進這機關，自然也以爲換一個新環境，一定可以稍勝於我原來做活猴王的老

環境，可是不但依然一切看不慣，而且越發比從前看不慣。從前爲了「忍受不甘，應付不層」而待得苦悶，灰黯頹廢；這時更添入了「忍受不甘，應付不層」的深淵，而越發待得苦悶，灰黯頹廢。

現在，我連進公務員也不做了，又換了一兩次職業，可是新接的，却只有使我增加灰黯頹廢。我記得在這時候，國家正在逐步完成抗建大業，而社會上一切所表現的，卻很少開國氣象；至於我個人，也正在精力旺盛努力做事的時候，卻要好好地做，又無法好好的做。我相信自己充滿熱情，充滿精力；我羨慕憤恨那些看不慣的事，很想矯正那些看不慣的事，卻又沒有一些力量。國家向地逐漸增高，前途更有希望，我對那些看不慣的事的存在，愈加疾惡，愈加焦急，可是，沒有一些辦法。

「我該怎麼辦」這一個問題，一年來朝夕或爲苦思焦索的問題，我也同許多有思想的人，——過，再長終得不到一個圓滿的解答。現在，雖沒有說過「等待」，但居然也想到「等待」了，但這自然不是我願意的，我一想到這，只有格外增加我的苦悶罷了。

所以，等待主義只是苦悶的表面，你只見其表面而不知其裏面，你如以其表面的指示，無論如何是不對的。你如果真有爲人解答困難的決心，我很希望你不要再像王希哲先生那樣，把「空」和「殘酷」，是對於你的一個要求！

善子，四，一六，

雖說你和A B現在已釀成三角戀愛，你又委決不下，弄得很難；但弄成這樣為難的形勢，還是你過去對A B好弄手段，——或者我是武斷，但至少你有些不謹慎；否則你為什麼把他們和他們二人的交往，在他們二人面前彼此公開呢？不論男子或女子，對於追求對象和被認為情敵間的交往，即使感情得毫不足道，也往往會有十二分的掩飾性，極容易引起妒忌，因而加強自己對於追求目標的追求。所以目前的為難情勢，是自己造成的；你既已造成這情勢，現在提出的巧妙的解決辦法，似乎還不脫以往的作風，這樣下去，你真會造成A B和你自己的不幸的。

我勸你以後採取比較謹慎的作風，對A和B，該憑你理智的分析，迅速作一個決定。恕我不能滿足你的希望，在你必需解決確以樂於成人之美作我的出發點的。

孫樹

地政研究所畢業資格和學位問題

啟者：培茲有疑問數則，敬祈代為解答，無任銘感！

(一) 中國地政研究所(中國地政學會設立，地址在青島)畢業後，是否能有碩士學位？

(二) 國內大學研究部畢業後，所得碩士學位，國外大學(如美國)是否承認？是否可進而取得博士學位？(當然須經過一定研習期間)

(三) 若在國內大學研究院(如清華大學研究院)未畢業即出國深造，則所讀學分(指在國內大學研究院所得者)國外大學是否承認？

讀者林德培謹啟，三，一一，德培先生：

你提出的三個問題，經請教育部相關先生代為解答，大要如下：
一、中國地政研究所畢業生，不能獲

得碩士學位。

二、國內大學研究部畢業所得碩士學位，在國內與國外碩士學位同等。在國外大學，如經其接考認可，自可進而取得博士學位。

三、國內大學研究院肄業時所得學分，國外大學能否承認，須先與國外大學接洽。

編者

關於舉發貪污事件的答復

張一驥先生：

蒙你從中遠道來函，我們很欽佩你的熱忱。但你沒有寫明住址，可沒有蓋章，而且我們又隔得這樣遠，在沒有明瞭真相以前，我們很抱歉，不能把你的來信刊登，希望你原諒！

編者

復蘇服務欄

(1) 徵求交換

茲因戰時物資缺乏，差節約紙張，擬以昆明報紙，換閱渝報，如願交換者，請將所有報紙名稱及需交換昆地何種報紙及條件等項，投函昆明護國路三五〇號黃汝霖君接洽。

(2) 徵求工廠女視察員

某機關重慶工廠女視察員，凡對工業有豐富常識並具興趣，能耐勞苦者，請投函本社(重慶陝西街)轉交。

(3) 徵求女職員

凡對合作事業有經驗，並有同等商業營運能力之女性，請投函本社轉交。

(4) 徵求訓育員

某工業訓練班，徵求訓育員，德務主任一員，對工業機械具相當常識，並能經常任教，担任訓育及課外活動指導者，請函本社應征。

連載
小說

水餅

被窩裏的女人

宛在

「老頭子，過來，別裝佯！」
劉文藻從帳門裏給那個人一手拿了快慢
機，一手叉着腰，渾身黑衣服的大漢拉出
來，站在臥室的中間。

另外還有兩個人，一式穿着黑衣服，每
人身邊倚一枝步槍，正在翻箱倒篋地搜尋
什麼，衣服丟了滿地，門們還在繼續從箱
中擠出來，可是只隨手扔着，誰都不瞧一
眼，一個人拿着一大束鈔票，連忙望懷裏
亂揣；另外一個人抄到了什麼，也趕着塞
在口裏裏。

屋子外面一片烏黑，北風毫無顧忌地
呼呼吹着，四面住戶兵兵地亂響，
有時稍稍歇了一陣，夾雜着軍聲爆竹
似的一聲兩聲，粗粗像家家戶戶在緊一陣
慢一陣地放着過年爆竹，可廢歷新年早
已過去，而且上海南京路着失火，日本
兵幾乎蹂躪了整個江南，——雖然只在交
通線上，比較偏僻的鄉村還會有他們的
蹤跡——這幾年馬亂的時代，就是過年
過節，誰還有興致放什麼爆竹呢？分明竟
是各處有人在那裏打着各色各樣的槍！
他家所在的大屋，離開東來鎮鎮市不

到半里，在大屋附近雖然也有二三十家人
家，可是都是些很窮的種田人，而且離開
劉家最近的也有三四條田岸。——現在，
這大屋的大門外也站着一個穿黑衣服的人
，手中拿着一桿步槍，也在間歇地朝天兵
兵地亂放。

大門裏邊，穿過一個天井，便走大廳
，廳上保險燈燭得明亮，只一穿黑衣服
的人，抱着步槍，往來梭着，不時注意監
視着廳後的一間屋子。那裏面暫時禁閉着
劉家的收租帳房王老頭子，衣少爺名稱
籍姓子的錢子明，還有燒飯阿毛和文藻
從裏面下來的包車夫江三兩三。

王老頭子和錢子明，十分鐘前才在大
廳上受過了洋刑，一個被燒着屁股，一
點燃的洋燭放在馬廄裏，硬逼着受刑的人
坐上去，一個破點着肉身燈，一用點燃的
洋燭，燒灼兩乳和兩腋，雖然也們一絲這
些不速之客從藏身的地方搜出，就一疊連
聲的聲明，也們不是這屋子的主人，鈔票
和錢子東西，都在後邊主人的臥房裏，
那個拿槍快槍的漢子卻想就此放過他們
，可這另外四個中間一個，卻不答應，說

他們兩個是劉文藻的心腹，都不是好人。
不管也們怎麼哀訴，照舊給他們兩個分嘗
了一塊屁股，「肉身燈」的特別滋味；直
燒得王老頭子滿面出汗，平時慣對那些個
日吹鬚子瞪眼的威風，變作了貴州名醋活
活地噴着，燒燻子的慘叫，錢子明也丟掉了
往常會眉眉笑酸文假醋的架子，紅鼻子土
泥滿了大洞，珠，酒刺一個個刺出來，
活像烏鴉，纏繞的楊梅；這站在旁邊的
燒飯阿毛，江三兩三，都駭得連身像輪轉
似地打個不止。燒了約十來分鐘才把池
們拉了下來，都塞入了廳後的亂草。

錢子明疼得難受，忍不住低低地一
聲，只從廳上射人些眼光，王
老頭子錢子明疼得難受，忍不住低低地一
聲，只從廳上射人些眼光，王
老頭子錢子明疼得難受，忍不住低低地一
聲，只從廳上射人些眼光，王

焦躁起來，便大聲的吩咐：「哼些什麼？
真去一對驢！」老子從那裏一上三
三脚，一併把驢也一併一併，再做出這
樣尋神樣子，不要怪老子對你們「起」！
這時劉文藻站在臥室中間心裏充滿後
悔，自己埋怨着自己，為什麼不早些聽了
太太的新遊到上海去？
——這東來鎮鎮市近一帶五六十里周圍
有名的首富，除了劉家裏備下來的千把

復蘇月刊 第二卷 第三期

三五

畝田不算，還在城裏開設一個紗號，南門外著名的益昌紗廠，他又是一個大股東。自從七七蘆溝橋事變突然爆發，接着八一三在上海又爆發了戰爭，中央軍接連打了幾個勝仗，日本人不甘心，一批一批地派遣遠東軍來增援，接着日本飛機也沿着京滬路到處轟炸，到了九月中旬，連這城裏都光顧了好幾次，嚇得劉太太和他的兒子玉書媳婦過秀懿，連忙收拾了細軟，到上海租界裏去避難，臨走時再三勸文藻同走，他只是摸着鬍子沉吟。心想：戰事一發作，紗花市面就借得不可開交，正是好好地做一陣賺錢生意的時候，怎麼能放得下心，跑到上海去，丟開了手不管？可是日本飛機老是來丟炸彈，實在叫人有些害怕；前幾天不是在潤縣濰縣裏做管事的表侄錢有餘，也給他炸死了麼？又怎麼能不避一避？上海雖然在打着仗，租界裏有外國人仗腰，儘管中國和日本打得怎樣兇，還是太太平平的，可不是最好的避難所在。聽了太太的話，有些活動，沈吟了好一會，再回過頭來一想，民國二十年一二八那一回中國和日本打仗，打得也很厲害，自己早早的就跑到上海去，在滬山湖裏遇着了土匪，帶的細軟搶了一個空，白白損失了好幾萬，到了上海還不滿半個月，中國和日本就講了和。這一回難道中國就會和日本一直打下去？還不是和前一一樣講和了結。逃難逃得不好，不但錯過了做好生意

的機會，怕再會白白的受一場虛驚，多一

些損失。太太和自己的公郎，都是又執拗，又胆小的，沒法子叫他不走，難道自己也跟著他們庸人自擾？於是他就決了心，滿面孔天理良心仁義道德地說：「你們要走，你們走你們的。我現做著縣城裏抗敵後援會的委員，地方上少不得我，我也有我的事，怎麼能跟着你們走？」太太還狡着嘴說：「少這樣嘴裏公公地道的，我知道你丟不下那紗號，可是你有了現在的家私，還這樣的要錢不要命，那裏犯得着？」他正顏厲色的回答：「婦人家知道什麼，要走便走，我的事不要你們管」。他的太太和兒子媳婦見勸他不聽，便收拾收拾自願走了。他留了下來，一直到湖北南市失守，國軍退守青陽港，縣城裏發現了一些散兵，秩序突然大亂，想走已經來不及，才坐着包車由江北河三位着避到了鄉下。住了兩三天，聽得日本兵在城裏大燒大搶，附近的幾縣也都先後失守，各鄉各鎮的土匪，在這中國官已沒法管，日本兵還沒來，這個青黃不接的時期，都紛紛出來活動。東來兵因爲三里外的西塘，很早就辦了個保衛團，有十幾桿槍，所以總算還安靜。可是劉文藻總覺得不妥，又避到太湖裏一個僻靜所在，住了兩個多月，縣城裏早成立了偽地方維持會，第一任的會長是縣城裏赫赫有名和他交情最好的李大先生。半個月前他還接到李大先生派人專

誠送來的信，勸他一同出來維持地方，那時他原想立刻就去，又聽得人說城裏的日本兵明槍得很，燒槍雖然已經停止，可是對中國人一點都不客氣，就是面子上人，也免不了受他們的侮辱，據說和李大先生一樣在縣城裏赫赫有名，從前會做過道尹的胡三老爺，一不小心，就給兩個場弄的胡三老爺，連李大先生公館裏的幾個老媽子，都給日本兵擄去，嚇好了個不亦樂乎。自己又帶恰有些小病，躊躇了好幾天，便回復了李大先生，說等病好再進縣城，打算看看風色再說。過了十多天，他覺得老住在湖裏不是事，便又回到自己家裏，同時他又得到縣城裏的許多消息，知道城裏的日本兵經過李大先生幾次和日本軍官交涉，已經不像初到城時那麼胡橫，——從前的傳說雖有些事實，也未免太過火一些；而且日本兵又有什麼宣撫班，正在和城裏城外老百姓講着親善，他稍稍放了心，正想到城裏看一下，不料這天晚上，意想不到地竟有這樣五個不速之客來拜訪他。

他呆呆着站在那裏，後悔不會早到上海去避難這一個念頭，祇像電光那閃一閃，閃過他的腦海。他注視着站在他面前那個拿着快慢機的黑衣大漢，方方的臉，直直的鼻子，烏黑的濃眉下面，圓睜着一雙大而神的眼，右頰上還有一個圓圈的疤痕，配上雄偉的身材，顯出一團咄咄逼人

的快極

機，直指着自己的胸脯。他感覺情勢十分嚴重，該趕快想法子應付，連忙定了定神，正在躊躇着不知道怎麼開口，只見那黑衣漢子雙眉舒了一舒，手裏的快慢機，聲音微微地動了一動，向自己開口說：

「老頭子，讓相點！我們給日本鬼子逼得沒法子，向你借一點錢罷。」

「好！好！大家都給日本鬼子逼得沒路走，這年頭還分什麼彼此，這裏的東西，好漢們看得中意，隨意請拿。」劉文藻勉強捺住了一肚子的慌張，陪着身裝着笑容回答。

「好漂亮！你真這樣慷慨，可爲什麼躲在帳門子裏不敢見人？」那漢子把拿快慢機的左手也收回來，又着腰，呵呵地笑着。

「好漢！你可不能這樣怪我，我不知道來的是你們。」

「不錯，我們沒有先通知你，你自然不知道來的是我們。要是你早知道，一定開着大門歡迎了，是不是？」那漢子還是呵呵地笑着。「真好！老頭子！你對我們這樣慷慨，我們倒不好意思再客氣，只得按我們所要的，儘量的拿了。可是，你得告訴我，除了這箱子櫃子裏幾個零錢，你的鈔票是藏在那裏的？還有，人家說你這幾個月賺了好些錢，因爲打仗打得兇，買了不少金子，帶回來埋在地裏，究竟埋在哪裏？也爽快說出來，你漂亮，我們也漂亮，讓我們拿了早些好走路。」

「那裏來的金子？這是謠言！或是鈔票，也只有箱子裏這些，這樣兵荒馬亂的時候，那還把金子鈔票放在家裏？」劉文藻連忙着急地分辯着。

「真的？」那漢子條地收斂了笑容，雙眉往上直豎，右手從腰裏放了下來，把快慢機向上揚了一揚。「老頭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那兩個正在翻箱倒篋搜尋什麼的人，恰巧工作都已告了個段落，同時都從衣袋裏和箱籠上面直起身來。一個一臉都是橫肉，左邊還有手拿大一塊青記的傢伙，直着嗓子搶上來說：

「老大！你和他說什麼廢話，不認錯，乾脆給顏色他看！」

「對了！先讓他嚐嚐燒屁股的滋味再說。」另一個滿臉都是黑大麻子的人附和着。

「好！你們就預備起來」那大漢說。劉文藻渾身抖戰了一下，他雖沒嘗過燒屁股的滋味，可早聽得人家說過，王老鬍子和錢子明在火籠上被燒時候的慘叫，他也隱隱的約的聽得，早知道是什麼一回事。現在聽說也要叫他嚐嚐這滋味，不覺打着寒噤，期期艾艾地說：

「好……好漢，有……有話好說。」

「那麼，快說！你的金子鈔票藏在那裏？免得自己吃苦，也省些老子們的手脚。」

「那黑麻子咕咕着。」

「都！都在這裏，……好漢！金子……金子是……是沒有的。」

「拉他到外面牆上去！」那大漢下着命令。黑麻子和滿面橫肉左臂有青記的人便走上來，一人拉着劉文藻一條膀子往外拖。劉文藻急得拚命往後縮，一面直響嗓子大叫：「好……好漢！慢……慢……有……有話好說！」

那大漢鼻子裏哼了一聲，旋轉身，兩眼向四周掃了一下，正準備跟出去，一眼瞧見床上鋪着的被窩裏，有什麼東西在那裏掀動。

「嘻！有趣！這裏還有新鮮玩意兒。」他說着，走到床前，一手將被窩一掀，才掀了一半，一個女人銳叫了一聲，從被窩裏直豎出來。

那大漢不由得退了幾步，劉文藻和那兩個拉他的人，還在掙扎着，不由得也停頓了一停頓，就在這時候，那女人滾下來，閃電也似的向門外跑去。那漢子疾忙追上幾步，舉起快慢機，指着那女人，大喝一聲：「停止！」

女人停了腳，和那大漢面對面立着，呆了一兩秒鐘，忽然女人半意識地叫了起來：「你！」

「你！」那大漢這時也看清了女人的面貌，不由自主的也叫了起來。劉文藻趁那黑麻子和橫肉有青記的人

呆一呆的時間，掙脫了身子，早退到屋角，那兩個想追上去拉，卻給漢子和女人的叫聲驚得呆了。

屋子裏又靜寂了幾秒鐘，那女人忽然解開外面絲棉袍子上面幾個鈕扣，露出裏面紅色的毛織衫，那衫子緊裹着兩個圓鼓鼓地，隨着呼吸急促，一起一伏，顫動着

的乳峯，她一手指着兩個乳峯中間的地位，高聲向那大漢說：「既然是你，你要開槍，你就瞄准着這裏——那天給東洋鬼子撕破了衣服，你瞧見的所在——開吧！」那大漢滿臉慚愧，擎着快慢機的手，軟軟地落了下來。

吳稚暉先生 小說 選集徵求預約

吳稚暉先生各種著作，彙編全集，早為國內所一致切望，惟卷帙相當繁重，一時不易集事。本社為應一般需要，特將先生著述，除上下古今談，融會客座談話等早有單行本行者重行刊印外，另以先生之宇宙觀、人生觀、提倡國語運動、工藝教育、勞動神聖、革命理論等為中心，分類搜集，陸續刊印單行本，題以總名曰「吳稚暉先生論著選集」；俾分購既可常備一壺，合購更可窺先生思想之全豹，編集購讀，兩具便易。現已編選竣事者，已有多種，定本年五月份起，每月出版一種，（原定四月份起分月出版，茲因趕印不及，展延一個月，於五月份開始。前定各書出版期，及預約截止期亦各展延一月，改訂如後。）即日開始徵求預約。茲將預約辦法，及已編定書目預定出版期公布如下：

一、書目及預定出版期

上下古今談	五月底	吃飯生兒子和招呼朋友	六月底
融會客座談話	七月底	統一國音與注音符號	八月底
斧頭，機器，洋八股	九月底	三民主義和大同世界	十月底

二、預約辦法

- 預約全集 於五月底以前向重慶望龍門四號本社預繳書款，官堆紙本五百元，熟料紙本四百元，出書後，概照定價八折優待，郵費加二成，俟書款將扣盡時，再通知續繳。
- 預約一位或數種 官堆紙本每種預繳一百元，熟料紙本八十元。出書後，概照九折優待，多還少補，繳款時期及郵費同前。

復蘇出版社啟

復蘇月刊紀念

集志士仁人睿瞻夙新看此日西蜀

雄圖河山易復

痛飲故國來蘇

遶唇槍筆劍濺氛除孽期他年黃龍

陳德一敬題

復蘇月刊

革新第三號（第二卷第三期）

三十三年五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復蘇月刊社

代表 詳明劍 厲无咎 孫翔風

編輯人 復蘇月刊社

代表 孫繼 李揚平 謝必

發行所 復蘇月刊社

重慶望龍門四號

印刷者 新新文印刷公司

重慶南岸大佛投八一號



華源織造廠

自置基地建築廠房並
備各種新式電力織機

織造各種花素綢緞及交織品

總公司及
發行所
重慶國府路學田灣五號附一號

廠址——磁器口金沙橫街
電話——二六九〇

歡迎比較

漢口

同豐

不誇張

銀樓

不虛吹

成色足赤

大陸襪衫廠

襪衫大本營

百貨總樞紐

時令各貨 平價應供

地址重慶陝西路五四號

重慶：森林路二〇六號

飛 行 牌 油 漆

美華油漆製造廠出品

各種厚漆	精煉魚油	快燥磁漆	汽車磁漆	防銹漆	凡立水	無光漆	船底漆	調合漆	催乾漆	鈕扣漆	各色油墨
------	------	------	------	-----	-----	-----	-----	-----	-----	-----	------

花色繁多 未詳載 殊特用 漆定製 給供

重慶都成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森林路	森林路	森林路	森林路	森林路	森林路	森林路	森林路	森林路	森林路	森林路	森林路
打金街	打金街	打金街	打金街	打金街	打金街	打金街	打金街	打金街	打金街	打金街	打金街
一號	一號	一號	一號	一號	一號	一號	一號	一號	一號	一號	一號
二號	二號	二號	二號	二號	二號	二號	二號	二號	二號	二號	二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九號	九號	九號	九號	九號	九號	九號	九號	九號	九號	九號	九號
六號	六號	六號	六號	六號	六號	六號	六號	六號	六號	六號	六號
七號	七號	七號	七號	七號	七號	七號	七號	七號	七號	七號	七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八號
五號	五號	五號	五號	五號	五號	五號	五號	五號	五號	五號	五號

製造廠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